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堂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

東堂集卷七

宋 毛滂 撰

書

上察訪書

某頃與富人同里巷度其囊槖之物可富十世他日某宦游而歸裁三歲爾蕭然環堵烏過不止問其鄰則曰富人無良子而役事其門者非復父祖時客某為之慨然因知十世之富不可恃顧人如何耳匹夫編户之民

其勢力固微淺易竭然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主其成敗之理亦未嘗不在人也桓彝初過江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比來求全活而寡弱若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誠如此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重耳亡國之公子也其從者皆霸王之佐則基天下者可無人乎大司農之錢不足為賦武庫之兵不足為利金城天府不足為高深日出萬里不足為廣遠得人則興失人則亡理必然

也故乘衆勢以為車御衆智以為馬雖幽野險途則無由惑矣儻宰相不下士郡守不俛眉而天子玉懸十二雖虚心明目亦何自而知之茍無其人則十世之富不可不慮也故曰士者國之重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爾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經國恭以聖主方馳騖唐虞折節三代春施雹斷無得而名其佩紫懐黄朱丹其轂者皆先朝望人一時名勝士也故六印磊落駢組流離雖然昇平之風亦豈無遺箂骨鯁

之臣猶未訖羲槩琬琰之士猶半就煨塵玉闕之西尚
屬鞬而烏驚游士長者所以吟嘯而扼腕而聖主方思
政明堂訪道宣室廟堂之上非却客而不納顧隱轔下
祝藏器屠保者正自匿景收光深閉固拒莫可鉤致爾
某屬者薄游京師嘗獻書闕下論取士為急且曰願陛
下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雖曰丘園耿介之秀
方且與猿烏為伍而遠方寒畯往往沈於下僚給事廝
役朝廷當遣郎官御史風采為天下想見者巡行風俗

因不遠千里羅而致之書奏不報某亦去為東諸侯貟

弩吏去年之官側聞閣下乘軺握節出國東門下汴浮

淮入于吴東西州面見長老子弟為上陳德義示好惡

深汰珪符妙簡銅墨所以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

備意東南數千里之間秀民佳吏往往閒出如南金大

貝陸離道傍閣下一引手可盡取之今果已爛然盈篋

櫝乎閣下暴露車騎幾半天下亦良苦矣某竊為閣下

計無過於得人而閣下為朝廷計度亦不出於此符堅

云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半苻堅
蠻陬之黠爾崛強兵戈之間猶知得士為貴況我明聖
時耶某甞讀隽不疑傳知暴勝之為賢使者何則勝之
衣繡持斧威振州郡乃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
進賢冠帶櫑具劒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
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
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躧履起迎不疑據地而言
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勝之敬納其戒又表薦之不

疑遂立名迹卒為賢京兆嗟乎勝之賢於大將軍霍光遠矣吏民當見大將軍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扶持蕭望之以不肯往謁獨不除用向使勝之必欲解劒則不疑之去不可挽而來矣韓朝宗為採訪使約與孟浩然俱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朝宗約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其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士之自好者内必有所恃而樂者達不達正自初無增損而急賢之心在韓而不在孟韓公顧

得一賢者充使事為不可失爾故貴有所屈賤有所信此上下相求之道當如是伏惟察訪户部閣下名節自將氣畧經世穿穴古今咀嚼英華有暴公敬客之心無韓公怒去之色雖然曾不知登門上謁之人有足以煩閣下躧履而迎納之指陛若乎某早衰多病流落不偶嘗趑趄於筆硯淺事前世之理亂古人之是非亦講其大方矣若夫論都邑之壯觀鋪郊廟之縟儀頌聖賢之相得以至蘇李之餘風沈宋之遺韻雖不敢自以為涉

其流抑不肯謂不可以進也前日傳車過吳江旁邑令皆得以職事詣節下受約束某獨以病卧家忽忽久不平顧有平時所作無用之言欲以唐突宗匠未能也適來病小間輒收拾蕪類無慮三數十篇并嘗進聖德頌一篇專人奉書投獻方今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某非敢以自名希與諸君均茵憑也或者使郭隗自周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爾異時乘朝車處國士揖讓於人主前皆閣下客顧豈厭多乎哉况閣下所以答主

知為國計者無出於此某頃為上陳取士之策既不報習臆約結久無所告語比聞閤下之風輒敍青千里少見梗槩然平日竊先生之餘論反覆古人紙上之語蓋有深於此者異時苟得委質門下願繼此以進區區惟裁察幸甚

上時相書

某聞仁義之塗詩書之府有氣也泠然而清煒然而光璀璨而倘佯中之者能使其言炳然而成章不知此果

何氣也然鐘鼓膏粱之地綺襦紈袴之間迎之則釋然
散取之則漠然空獨山林枯槁之士餓夫逐客羇旅之
時乃得之至與之寫孤憤道阨窮發物理之精微論古
今之成敗俯仰上下隨其筆端亹亹令人不能自休異
哉此果何氣也中之者無乃反為病癖不幸乎雖然清
廟之歌玉牒之文其所以黼藻德音丹青盛節者是必
薰釀涵浸於此氣者也至是亦能使人離疏釋蹻凌厲
清浮故結綬金馬之庭高議石渠之上是氣也蓋常與

人並遊矣追觀往古此氣未嘗不爛熳陸離於其間所謂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蓋出乎此也凡詩書六藝之文特其氣之最爲純粹光明者班固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噫嘻此豈治世所當乏也則其中於人果以爲病癖不幸乎又豈得繫乎時有用否哉其不用也得無直爲時之不幸邪所以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

時也士何預焉此氣端處乎貴賤之間爾周衰勃勃然出於夫子之徒其末也謬悠於莊周之間往而之孟軻則浩然而醇深又往而之司馬遷班固揚雄則高妙而精確又往而之韓愈柳宗元輩皆宏肆而雅健卒使其人與世齟齬爵位不躋是所謂中此氣者無乃為病癖不幸乎天下治安王者所以告厥成功明示德意渙揚休烈也藏之金匱石室所以表裏詩書皆廊廟之器王佐之才豈特長使懷鉛提槧游談供奉充翰墨之苑而

已昔人懷負湮鬱其采色不得耀於當時則膏馥必將貽於後世故述往事思來者用垂空文以自見此孤憤離騷潛夫之論所以作也某江東諸生少小無所好唯不幸嗜啗古人糟粕饞饜無節鬱積成塊今疾證頗類中此氣者然沈吟痞結莫見起色念欲捷步深林潛舟豆壑觀魚鳥以發興覽江山而為助援琴以賡汾亭之操杜門而續茂陵之書用此除治刮散而出之庶幾潛塊之能已也恭念主上方嚮意儒學公卿大夫彬彬起

而舉者出矣儻猶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顧豈一旦折簡可致之哉譬如塲師之養木也雖欲為棟梁材然必自拱把而養之欲致干雲蔽日之榦者常徙之於葱青毫末之時至其落落十圍盤踞偃蹇則豈有可移之理哉人材正復在於素養也今士之處隱約間俄忽絕塵而起可使追叅高妙者必有人焉此造物者當先識而早定也唐太宗謂房公曰公為僕射當為朕廣耳目訪賢才比閱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偉人哉明主

所以求宰相之意非房公何足聞此言且公孫弘獨何人也能起客館開東閣以延天下賢士後人至為唏嘘不已又為馬廄車庫奴婢室豈士之不足計較有無如是哉恭惟主上以堯舜之資垂衣法座乃登相公於朝而天下以稷契之道責望於相公甚厚藉令丙魏可作當使順下風而立房杜復能張目將不得仰視也葢豈不暇為公孫弘事乎顧如某輩素不為當時所推擇相公未嘗聞其姓名何從得充下館序後塵也悠悠此身

流落江漢歌悲風送落日自托於魚鳥蕭散之羣肆為
愁獨可憐之語將以呻吟其病癖而散憤懣爾又日求
蕪城㢟壠亂山絕岸驚魂出涕之地叫呼古人而弔其
不遇也又竊自念廟堂方俛眉天下士名一藝者皆見
省錄何獨某不自激昂如是故時時投筆拊髀而歎未
免以古人望人爾左太沖欲賦三都自以所見不博求
為秘書郎使某幸而得窺四部之書益聞所未聞則豈
特用以資為賦而已謹獻舊詩文一編幷去年所奏聖

德頌一編不敢繁也譬之度材於匠氏大木為梁細木為桷要之所用不容於私意至必欲成屋室者無有可棄之材也唯相公留意幸甚

又上時相書

秦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縱與楚約與門下食客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以為不能然竟與之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未發也平原君

與楚合縱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劒歷階而上卒使楚王唯唯奉社稷從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封常清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常出軍奏傔從二十餘人衣構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預常清素瘠又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不得已竄名傔中仙芝擊達奚有功常清於幕中作露布仙芝取讀皆非意所出遂知名嗟乎平原君高仙芝可謂不知人矣亦幾失二子然此二人抗

顔為自媒語雖若擯不怍至不容自已者顧豈高士所能堪忍然其中固有所恃勢必發之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爾嗚呼人不易知如許向使平原君高仙芝終謝二子不以納門下亦可痛惜哉雖然為平原君等計則幾有失士之譏以二子自媒豈韞匵之道乎諸葛孔明躬畊壠畝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謝

安石寓居會稽無處世意除尚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為吏部郎中以書拒絕之孔明安石皆人傑也世豈易得哉借令今日復有孔明雖先主在上其往不三正不可一見顧可屈致哉至於君命屢至安石門曾不能必起況一范汪欲以郎招之耶此二君下視毛遂輩何翅奴隸矣恭以聖主夢想賢士欲損勲名以屬之相公坐執人柄天下士升沈寄相公牙頰某蓋嘗伏相公之門矣當時門外之馬駸駸不絕如行蟻

謁入少後即坐客館之外更少後即坐屏外屋霤下最末至則露立於東西之衢俟命雖踐揚已高至號一時望人者未嘗不俛理色於閽人然此皆相公之客也某度之雖累千萬人無諸葛孔明謝安石無疑也千萬人中藉令有毛遂封常清則左右未有所稱頌相公未有所聞又見其瘠且跛得脫呵罵幸矣相公不以某為狂且妄發請得畢其說相公鼎食廟堂之上四年於兹矣文武之士拔之芻牧之中表之公卿之上者幾人隱居

之士搜之石穴之中降言詞厚書幣以身下之者幾人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萬里皆在相公圖維中
乎茍必俟親見如崔祐所云者則天下士有不幸不出
於親舊之間奈何聖主道隱旒纊虛心無作以聰明屬
之相公而相公端居廟堂之上乃以聞聽寄在天下今
雖目離婁耳師曠數百步之外則不能得其形聲矧閉
其目掩其耳耶某頃託於都城逆旅主人甚久主人之
居適當府門孔道見車馬之客至相公門外者月嘗十

五日相公許通者三數月之間蓋無一二焉相公以為天下士不足計有無無益於治亂無庸復來則已或曰治天下不可乏之士如病必揉藥飢必得食則雖有毛遂封常清輩且猶失之況欲致孔明安石之流相公豈謂不下堂盡得天下賢否如鬚眉落鑑中吾固了然見之然其才固已盡用其不用者皆無分可采抑朝廷之士固自有餘不應外求耶亦相公平居所約與共功名者今未盡致青雲耶不然則何為杜來轅千里之外欲獨

以一身任天下之責乎秦應侯以簣中餘息載而之秦

一見昭王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門外如驅雞爾

應侯自以為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

之辨吾皆摧之而蔡澤以羇旅入秦長揖應侯而奪其

位此何故哉蔡澤固賤且疎應侯雖尊寵然澤為應侯

談則理有必然者也相公道德純備功施甚美日夜發

於心衡於口詒於行事者皆致君堯舜之術豈敢期於

辨士爭雄哉雖然進為天下利亦當念退有百世名徒

以為應侯卒不見蔡澤意天下之口皆可推以此言之士口亦可畏未可輕也天下便可謂無人哉相公平時盈耳者皆乞憐軟媚語此如優人妾婦顧何所短長相公徳業過人者彼何足以窺較徒生長相公輕士之心如此天下治安之日久雖有竒才國士正自碌碌無所表見況相公有草芥天下士心耶雖鄉里自好者豈肯為相公出哉凡士相慕於遺編斷簡之中猶慨想其人千里之外至有同時相傾至老死聲光不相接者何則

力不能相致也獨相公能得天下士反棄之不取昔秦使者往觀楚之寶器名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國之寶器在賢臣今譬有南金大貝橫於道側相公過而不取後人必取之此當國者所爭不可棄也韓愈云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相公何惜捐階下寸尺之地使四方賓客得望清光竭志慮度亦不出立談間無所逃輕重於懸衡之下能者提擕而進之不能者亦當不待揮而却矣異時腰金拖紫服冕乘軒皆有美名竒節以照映

天下來世後之人指目曰此某時宰相某人客也顧不偉歟某日暮流落人粗涉文墨淺事沾沾持此求售於人以故每談謝安石諸葛孔明輒赧然汗發姑引毛遂封常清以自助不已鄙而可憐哉伏惟相公不深拒之幸甚

上鎮南節度吕吉甫書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某讀漆園吏書至此輒臨風大叫呼朱泙漫

追罵之曰子學屠龍而破家若是胡不以子所能移之屠狗之肆求歸子所亡千金家顧不快哉吾觀鼓刀市門者皆夥肥而鷙猛談笑無活物慷慨射厚利其志滿而神洋洋也子不早聞吾言其愚無復小瘳矣言未卒有客排闥而入鉏鋙之氣幾滿大澤手薦鸞刀睨某而言曰我朱泙漫之徒也子談何為某以杖叩其脛又罵曰泙漫以愚既困於無用而死孰意復有子乎按自此以下至鑿坏而適一段永樂大典

本誤入於上時相書中而上時相書何氣也以下一段及追觀往古以下一段又誤入於此今按其文理舛錯的然悉為改正屠龍雖難能蓋亦技耳烏足深信而厚自貴珍且守之以不移反招窮以賈困如此世之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猶學屠龍技也使吾徒亦深信而力守吾師之說不幾與若俱殆乎以其獨能悔而改之故不終困爾嘗試與子數其一二古人有饋粟而拒者今則飢寒是憂有結纓而死者今則志易氣亂有逆鱗而諫者今則譴禍是虞有鑿坏而

適者今則富貴宜慕有理輪而不行者今則搏噬當空有小生三公而卿五郎者今則强禦宜畏有負二宜去强之不能留者今則百謫不肯已有不肯露索挾持而自引出者今則俛理色以望閽人凡此八者皆吾道之所與也然學之輒能使之槁項黄馘委骨溝壑游魂鬼區豈特亡千金之家蓋有甚於屠龍者耶學者知其然因能悔而改之尚恐為吾道之罪人也不敢以人自居故與猫爭柔與狐爭媚與鳧鷖爭上下脅肩而笑揺尾

而已憐盡反其所難易以所易長劒華纓拔轡天衢處
列東第譬之移龍於狗亦前溷而後利乎客仰而視屋
若不聞某察客非常也乃謝曰蕭然蓬蓽幸見光臨無
足以相娛樂者然自封禺而東走不百里有巨浸焉瀆
漫汪洋旁通朝夕之池馮夷之所都陽侯之所宅鴟夷
魂魄之所澎湃怫鬱而憑陵者也試與客搖竿而往弭
節而望揮手以招碣石之朝煙送目以送之罘之歸鴈
豈不使人投棄恬怠輸寫渙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也

哉客乃攘袂而興曰盍往觀之毋留行某又告之曰客所聞者江水耳未嘗得聞江水之主人也主人於此水適堪濯足而已良不能為客詳道胷中之閎闊者姑言其畧客豈有意欲知主人乎非四非八在舜為六當堯為十盖嘗父老邴魏折衝兩楹也勲在鍾鼎而身寄江湖是事姑置吾側聞主人好士不衰食客滿座沃飴薪𥂁醢且美之而以餔客者皆取於馮夷之都龍門之下試與子從饔人饍夫乞大鈎巨緡五十犗以為餌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幸其奮尾撥剌迎而食之者取以試子之技離而腊之不獨可獻於主人助食客也自淛江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其肉則子之技不幾小試矣而千金之家庶可復乎況主人餔客是急乎技須而不可後者乎儻去主人門則屠狗之肆矣言窮某竊自慨曰嗟乎某能一說振人顛不能自振耶故輒奉鄙文兩編去屠龍之術不遠又竊自笑怪能罵人而不能自罵然舍此則亦無他技矣妄意主人亦捐大鉤巨緇五十犗而

賜之將假道冰夷之都投竿龍門之下爾謹屬干將以為筆越砥以為研淬之墨池之清泉退而敬待主人之命惟留意幸甚

上中書舍人書

某有取窮之事二少時從鄉先生受經先生出諸儒新書數十卷教曰必誦此後當有名且得美官某退而誦之如先生言十日不出户然其文皆前世所未嘗經道而去古離絶遠甚懵然若有物塡其膺廢卷欲睡懣不

復省異日於破簏中得西漢時人所著作又屈原宋玉離騷詞及韓愈文章亦數卷試取讀之若與故人素所驩者語心甚好之以故日夜攜持益熟其語矣每意欲有言不幸遂為衆所咻他日先生曰取爾所為文來既見駡以抵地曰是何聱牙崛强薄滋味如許此不足汙吾醬瓿況欲備有司之選耶然某猶挾其所有從諸生求舉進士往輒黜焉遂大悔坐念先生語將棄所好而從之然年過不可復學矣後以飢寒將出而仕竊自謀

曰古人真欺我往以不聽先生語故至此今當從搢紳長老早得要津者問計或聞某言笑曰是無難也不過能磬折卑拜側行危坐强顔而笑造請不避寒暑問疾必嘗溺呼卿必郎好音者進鳴琴好佩者進玉環爾用此自媒取青紫如拾地芥退而深念引鏡窺形則白眼强項蓬頭而可憎又拜起舒遲轉喉觸諱欲勉爲笑者言若施芳澤於嫫母竟不能妍也坐此二窮棲遲末路側聞某官座下名滿海内氣吞羣豪學無所不窺量無

所不受浮名外物聊見戲劇真境妙意自有歸宿某東南寒遠人童而弄筆研令白髮紛如也言出口為諸儒所非笑竊自比之古鐘篆鼎雖於世無所用之然典刑尚有可考或庶幾為好古者所收至於平生偃蹇可憎之態正當取窮於天下然愁盡有氣古人猶或式之今欲求好古可撼以氣者將以某二窮累之自度無以過座下者某聞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竊聞座下食客千人日膾十牛小人

請以備一鼎於饔夫以拂拭前日敗鷄之辱如何

上曾太尉書

某生長江湖閭平居時不望州郭門不與冠纓士游獨與鳴榔持竿者日相尋於蘆陰水曲終日所與晤語其志慮不出蓑笠下嘗記古人有釣道二其語不獨可人意似亦可羞于王公云投綸餌迎而吸之者此陽鱎魚肉薄而味淡或往或來或食或不食此魴魚爾肉厚而味美某竊意太尉亦食魚矣其早晚登萬錢之厨參五

鼎之味者魴魚乎陽鱎魚乎欲陽鱎則迎餌而易取必欲魴魚則有時不食不來則太尉亦必求之歟某悠悠天地間背餌而馳為陽鱎所笑者也平居喜讀古人紙上語渉世雖疎粗有肺腸項亦有所感發而至此既又悔而自止以故平生心所敬畏如太尉未果見也雖然太尉以天下自任而四方人物猶在眉睫間至於門下十倍之客而以朝夕見者未必皆太尉所賢也某為兒童年見祖父客道天下儒宗文師則必自太尉兄弟之

學行如望泰山北斗無時不精明岌業者某讀唐漢書見當時大臣出於書生者或齗齗無竒節至於質厚少文者往往闇於大道有為上所筋力國之光輝如太尉顧可多得耶今天子明聖求治之意不減先皇帝時然治原有未究之策窮途有稱屈之士言路無不撓之氣而太尉圖回之術又尚鬱而未専此天下觖望也某碌碌不為時所推擇久懐欲言之意將吐而復吞乃終不能自已今欲獻書天子之陛書成而讀之反自笑故又

去其犯分逆耳難聽之語十八九所存裁一二細事皆鄙夫之常談某又重不幸不能為近世新美之文故言出口輒為諸儒所非笑獨顧以其副一浼視聽太尉顧以為何如儻可教願委質門下然其骯髒可憎人也世之脂韋自營者固難合正不得不憤嗚於執策之下爾某已買舟旦暮將東歸適感寒伏枕不能躬候典謁太尉幸而與之進則某庶幾小人之疾旦暮少間願一望精光於堂廡之下未見顏色而言古人所不取雖然願

太尉不求某於禮俗之間幸甚

上豐待制書

筆硯之為賈售且久矣士平日以文章自頡頏一旦窮不料理將餌聲名釣爵位彼未嘗不如售飴蜜於小兒莫不哆口而流涎者文章止如此亦不翅彈棊六博之事已士束髪殫思游神於章編斷簡之間不知華軒食肉之為豐不知環堵飲水之為約持天機守良貴意甚勇決凡世之所可憎喜皆不足以感移其心意而後聖

賢之心見則爲之啞啞鵲之唶唶寒暑燥濕莫變其聲矣道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行四體也逮其發於言詞則横出旁縱迭凌造物開闔鬼神千變萬化復歸於一如日星之麗天如草木之敏地如百川横流卒歸於海學者學此則將以是貴以是賤以是生以是死而吾之所學固毋如是也後人漁獵前作穿窬妙道咀嚼英華遂登文章之籙不以爲戲劇則姑以爲市爾如韓退之柳宗元輩或然不亦鄙而可憐哉伏惟閣下多聞守

約為道日損目不徇物而氣經天下今也請為鄙人一
發醯雞之覆敢問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為夫
子之道徒取沒世名如前所謂餌名聲釣爵位者歟則
揚雄曰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則是
剖符而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非名之謂矣
豈有德必有名如有表必有影乎今將處陰以息影又
於夫子之道何如耶豈亦初無增損哉某嘗問道先覺
云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某將以此樂以忘憂

與百年相終始雖不見知而不悔蓋未嘗有意於文字間也以故涉筆寡味閣下聞道最先是有以振我輒獻舊詩文一編皆應事俗下語雖欲以此釣名聲與一時名人文士爭價是猶聽白雪之音觀淥水之節而東野巴人輒叩盆拊瓴於其間無乃嗤鄙益著乎雖然顧有深於此者以告閣下然中欲告而忘之矣

上韓尚書書

太史公云士之宦游至於丞相封侯真命也多有聖賢

之才困戹不振者甚衆某讀天下書多矣觀前世盛衰之迹未有不由當時大臣為之興廢自東西漢至今其人已不可勝數考其起居狀凜凜可觀者一代不過三數人而已何其少哉天與其命而不知愛惜獨吝其才而若爭銖兩此又何意邪有丞相之命者獨天知之有丞相之才者則人亦知之某每自恨生之日最晚當忠獻公在朝廷時某猶襁負於乳媪手中蓋不及識也然公為丞相不獨天知之人亦知之以故某雖不識後亦

知之矣祖宗八世之業天下凡閱幾相而人共知之者
又何少也公之去斯人已久士君子及識公者亦已不
多然深山窮谷婦人女子小夫賤隷皆如昨日溺而公
援以手前日因而公贖之以驂寒而公減衣饑而公輟
食又人人若生死肉骨於公者既已思公而不可見輒
曰吾相有子在庶幾一日行公意以惠吾屬天下豈惟
知公又知公子如是自古聖賢之才固少有子者又加
少漢唯韋少翁能繼父相位封侯而守正持重不及父

賢為可恨爾側聞閤下以王佐之才而升大僚雖未至
宰相天下號為寛厚長者真不減忠獻公令國家可為
大治矣然民小有不快於縣官法或一夫自致於溝壑
輒懟曰吾相忠獻公有子在奈何遠去君側不助聖主
作昇平為我曹飽飯安眠地乎竊聞先帝賢閤下而未
遑大用雖然世已許閤下必用久矣今天子聖徳充塞
天地嗣位之初未言而人信之乃還閤下於朝某見邑
人聞閤下造朝皆喜自旁邑來者又皆喜此人於閤下

無所私也無所私者喜則知天下皆喜矣天子方呼吸三代之風黔首日夜引領以觀新政閣下雖未至宰相然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考之於古可以聞政矣竊意閣下守正持重無少翁之恨使天下拭目復見忠獻公佐上之時某小人也何足以知其他又流落不振無階朝廷獨幸時和歲豐行與樵夫牧竪受賜於長林豐草之間爾謹獻舊詩文一編因道天下喜慰意以責望於閣下甚狂妄也唐突尊威待罪皇恐

上詹司業運使書

某氏之廷有列鐘鼓甚盛者衆客紛紛造之聆歌起樂作輒相與撫手嘆曰佳乎聲也退而據案以食羮胾雜進又曰佳乎味也某氏之主人喜曰是客果知聲與味某聞之竊從先生長者問曰聲與味果盡於是乎客將無溺於音而害於飢渴者乎先生長者曰聽激楚之節漁陽之摻聲非聲矣異時聞下俚延露亦能蕩其思者甚衆聞朱弦疏越則惟恐欲卧此溺於音云爾烏覩其

知聲食熊蹯之臑豢豹之胎味非味矣異時對小蟲水草尚有嗜之不已者試與之太羮玄酒則必覆器而不食此害於飢渴云爾烏覩其識味故方其憚愫癢心流涎被頤之時處於中者無所守交於外者有以奪之於是時求至音正味得無大謬乎世或曰如是為佳聲如是為佳味將未可知也豈唯聲與味如此士有結髮從學屈首授經而他日茫然求濟乎道者鮮矣亦何以至此哉往日所用心者非為道故也彼有人焉頡頏儒林

方以為學休顯則後進生望其采色想其鏗振摳衣負笈翕然從之矣顧豈知聖人之道果在是而不謬否耶一旦齟齬跌不復振則門生弟子相與諱所學而更求其師蓋方其從之非所喜諱而謝去非所憎彼區區之心直求市而已揚子雲無恙時覲其書者欲取以覆醬瓿嗟乎使子雲於其時有卿相位學者必翕然從之弟子豈獨蕭然一侯芭哉班生云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審如是則世皆曰某公也某侯也

學不詭聖人其道可師其書可傳後世某謂此言特未定爾楚人有烹猴而召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邯鄲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傳之後知其非皆棄其曲今日甘者他日未必不吐今日學者他日未必不棄此貴名而不求其實彼以謂聲與味者亦强名爾猶貴學而不求其道今日為師者未必明日不罵而去之雖然子雲著書將載而傳之後世君子於時人皆忽之獨桓譚以為必傳而

辛傳如譚意要之必有知者顧不應以此望於衆人爾伏惟某公搢紳標的詞章司命富貴不入於心古今不易於意姸媸衆作定有玄鑑至於登車攬轡之行觀風問俗之事此特轉丸覆手爾某忍窮不自勇決投老於簿書間苟為升斗計舊學荒落無分可采今成編而獻左右亦禮俗故事爾是烏足比數哉獨胷中有所約結不可為俗人道者慨然臨紙不能自休閤下駕言德音滋味道腴盖有日矣亦將何以詔之干瀆尊威不任皇

恐

上曾太尉書

竊謂天地覆載萬物刻雕衆形造物於此宜亦甚勞矣然其廣博而無端深厚而不測其於物亦漠然若未嘗有心者而所以動所以植所榮所悴所以大小方圓曲直貴賤厚薄亦未嘗不歸其所以然於造物是何宜勞而莫之勞耶豈因其才而達之未嘗作意於其閒故甚簡而無勞若此故曰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

培之傾者覆之牛因其能力則使之魁然有任重之軀馬因其能驤則使之昂然有致遠之足楩枏豫章因其修直合抱則使之有棟梁之材穀可飽則使治飢水可潤則使已渴醯之酸醝之鹹飴之甘薑桂之辛各因其性使之有調羹之味木擁腫者棄石碱砆者賤草稂莠者除蟲毒螫者殺然纖悉紛紜不可一一而疏之彼造物者將運其心術於纖悉紛紜之間得無錯亂謬悠殫神竭精至於委頓而其功不紀乎惟其因之則不言而聽

不勞而定豈惟於物如是至於人亦然其材阿衡也則使為輔相其才穿窬也則使為盜賊其質鶴鳴而鳳觀也則使人敬其貌狼貪而羊狠也則使人惡造物者將何心於其間哉亦因之而已雖然盖未甞無反是而不可以理考者顧豈天地之心乎恭以垂衣求治之主必資代天理物之臣昇平之基於是乎在其所以進退百官揄揚側陋亦將因其材而篤耶舜之所用二十有二人因之之謂也彼二十二人者兹事姑置聊以西漢之

君得人之盛者言之漢興六十年之際董仲舒公孫弘倪寛以儒雅進石建石慶以篤行進汲黯卜式以質直進韓安國鄭當時以推賢進趙禹張湯以定令進司馬遷相如以文章進東方朔枚皐以滑稽進嚴助朱買臣以應對進唐都洛下閎以歷數進李延年以協律進桑弘羊以運籌進張騫蘇武以奉使進衛青霍去病以將率進霍光金日磾以受遺進凡此二十七人官高禄厚聲施甚美而天下之士不敢起而與之爭此譬之持戟

以攻城執鏡以照形天下莫不稱是使得戟以刈葵得鏡以蓋卮則世亦必非之矣異時亦有如蕭望之為抱關禰正平為鼓吏封常清為傔田仁任安為舍人養馬孫臏為刑徒此輩在當時欲自巳於竈下養上車不落者蓋不可致是非所謂因其材而篤焉之謂也伏惟樞密太尉以天下之器抱將相之具負匡圖之策坐西樞秉東維功烈甚盛聖主方馳騖唐虞俯仰昇平多士充朝唯器是適其上書北闕者皆曉當世要務曳裾東閣

者必屬四方之竒才如某齪齪無可算録又所言皆鄙夫常談無分可采雖然車下甚悲之歌江南未招之䰟隱居不嫁之士窮途沈没之人金玉抵於沙礫珪璧碎之泥塗當裁而不培非傾而輒覆者豈有如某區區之言者乎願以累太尉代天理物之意某側聞天子屬太尉以重大而太尉亦頗收拾人材為國家長遠計某之言天下之言也願太尉毋以人廢言幸甚謹獻鄙文一篇此不足道聊可觀其志之所在爾

東堂集卷八

宋 毛滂 撰

書

上時相書

某憔悴都城下冬一裘夏一葛凡四更裘葛矣客有來過某者輒見誚曰子趑趄筆硯間老之將至矣宦游二十年而不出州縣妻孥三十口而不飽糟糠將子之學不加進才不逮人以至此耶抑子與世寡諧曾無知子

者以至此耶某告之曰學不加進才不逮人與世寡諧誠皆有之然不可謂無知我者客曰知子為誰某起立拱手而告之曰令丞相實知我客輾然而笑曰使令之執政侍從至於卿大夫僅有知子者尚當為子拔泥塗出毛羽顧一裘一葛憔悴都城下而當四年之淹者乎矧某官之門騏驥不亂涇渭自分人有蒙公一顧如被華袞矧公不愛官爵顧惟其人令朝廷之上日有除目離疏釋蹻而登本朝者相望隱漁釣臥巖石數枉旌車

之招使子誠爲公所知耶迺近在車塵馬足之閒憔悴於逆旅主人之舍更四寒暑曾不得一命屬百執事之後子苟紿我以執政侍從卿大夫之閒有知子者我尚當不子信迺直謂子敢辱丞相之知耶子之夸誕甚矣某更謝客曰子無乃重外者乎不求其人而求其官彼固有賢能不待次而舉者有歲月積累而致之者有適之其人而僅得其次者庸可謂盡爲公所知邪嗟乎知己道闕久矣豈惟客有是言世莫不有是言也彼徒以

能相致於祿仕為已知故士之交際之心第日游升沈之路有挈而進之則相告曰知人不當如是乎其有不得進則懟曰世果無知我者求之古人殆不如是世固有趍絶士因人以拾取富貴者多矣亦有知之深而卒多困窮者考其相知之意或定於一座或判於一言終身遂以為知我升沈固有所不論也宰相執大柄以進退百官而分職不可缺一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而已祿於朝者豈皆人人可自號曰宰相知我也某既以此謝

客因歎恨古人之所以望於人者其意嘗遠大閎闊而冠冕車馬所不得招而籠之故或進或退或浮或沈而知已每在其間彼將亦以知我為重不以外物為果可必也而後世之人徒以其造詣狹陋至其去就之間亦已輕變矣伏惟某官道尊德重色正氣和位三公祿萬鍾天下不以為泰而居廟堂之上四海猶吾一家一家猶吾一身其飢飽痛癢勞逸休戚之事凡人之所為自吾一身而知之於此發政施仁無不曲當人心者況天

下人物輕重固已盡得於懸衡下任之無不稱其才無有尺寸長不見録者若人皆以為知已竊妄意窺校恐非閤下意也某不肖陋儒讀書而不見道為文而不造理為吏無卓然之聲見達官貴人無俯仰周旋之容涉世甚疎而與人無款曲環視此身無分可采獨空以平生歸依景慕之心徑欲求洒掃於門牆與廝役伍了不知其身無寸長也雖犬馬之迹甚疎閤下蓋嘗賜以齒牙之論許以筆硯薄技不以衆人見遇久矣紹聖之間

閣下折簡賜之曰常誦佳句於百僚上某此時適當東歸遠涉湖海所見士大夫多矣見輒岀之以自夸詫自都門而東至於吳中士大夫皆知之曰某人乃知毛某如此比復西來雖中間以罪戾自絶於門下然人或見謂曰子雖棄於衆人大丞相葢數稱子而都城士大夫聞之又皆曰大丞相乃知毛某如此某頃未得造閣下之門每嘗自語曰學苦矣無以表見於世念一時鉅人高明博厚雅意人物可以托青雲後塵者無如相公儻

辱公一言譽在飢當飽不願乎膏粱也在寒當温不願乎狐貉也在病當愈不願乎千金良藥也在困當亨不願乎萬鍾厚禄也孰謂卒獲所願如此以故某出則士大夫相指似曰此毛某也大丞相頗嘗知之入門妻孥輩亦相慰勉曰大丞相見知固當自重邪嗟乎使某有萬分蒙閤下之賜於清時不為沒沒無聞人則不特取一時士大夫重語至於千百年後亦必傳而知之曰此賢三公某人客也儻遂老死於飢寒不復自振起舊交

故人尚當為某買三尺之石記其平生借無可稱道亦必曰嘗為賢三公某人所知異時墳荒石出路人過其墟而讀之至此語猶或竦然而遐想也是某今而後貴賤窮達死生蓋已終累於閣下知已而於貴賤窮達死生之間所得皆有餘而無遺恨若其貴之賤之則在閣下所以造命如何爾閣下幸置某於紳佩之間耶某固當勉不居衆人後必使之遂投老江湖之上魚鳥之羣某當退而求古人起居狀磨礪洗濯蕲不與漁樵同泯

沒以孤見遇之意是出處雖異其荅知巳之賜死生以之重念某頃遭人言從吏訊也當此之時不自比數於人天清日白下照環堵獨箕坐弔影咄咄悲慨曰負公前日一言矣盖自分沈埋不敢復與一世爭為人然二年杜門窮巷鄰里不通水火日夜洗心東嚮猶望誠悃有以感動閤下之神明比始有告某者曰子身雖辱而衆雖子薄大丞相尚稱子長而念之某初聞而喜既而疑曰三至足以疑慈母之心而某之迂闊又無可當我

公意矧某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惡之者衆擠之者相望
耶雖大丞相别識賢不肖如分黒白然人言亦不可不
畏也逮得進見閣下於堂上所以拊存慰藉告之收録
之意懔懔也某退而始自喜賀收召魂魄洗濯垢辱申
眉舒氣且欲復為人矣嗟乎閣下亦既賜某矣造次顛
沛不足移某受知之心庶幾勉所未到期不在嗚吠之
末至於貴賤窮通則非某敢自卜也伏惟廟堂一謦欬
而功均造物方萬木東風雖獨病枿未覺蓋嘗許以不

為枯薪矣

重上時相書

某頃坐荒唐之言得罪見筆硯則正視惕息竊願少布腹心於下吏操牘而聲嗚益悲惟察其方寸憒憒恕其言不倫幸甚某去年冬蓋嘗寓書門下纖芥上露矣某自托下客之籍十七八年矣天資固陋滯涸窮路此自某之分當爾門下豈欲其窮老齪齪汙門牆間哉其不幸與人異酸鹹故孤危無援助未嘗習於當世公卿左

右獨相公之門賢愚同歸寒遠不隔某所以得托其不肖之身如許其久也今雖流落晼晚人不以為門下見遺不錄獨諳某無可錄為門下羞雖某亦以此負媿於心然願置茲事直以某天下之一夫途窮瀕死攀援叫呼於造物權衡間且小臣以疑似得罪於君父義不敢自明將一青遂廢其平生某人人主師臣也平心正道可否於朝廷之上而任天下之責忍聞某之呻吟乎方今百官得其序萬物得其宜所望某人納某於萬物之

數不使獨不遂其生幸甚某今年五十七歲矣宦游更
三十許年官不過從六品家無一金産子弟無一人有
升斗之禄而四十口之家須某主撮以活身某去年抱
不測之罪雖思慮所不到夢寐所不及顧不敢分明賴
主上寛仁幸赦之雖棄而不用猶得廩於太倉可謂僥
倖此蓋某人輔宣至德將順美意所以賜某甚厚也某
今月得俸三十千米六石麥豆半米之數以養無尺寸
功而有禄如此為某計則亦不翅足矣然計某之口則

食與衣猶若未足也念此退歸還顧蕭然家徒四壁獨有三兒將俾一兒賣藥二兒灌園歲求百金之入資以徹禄老稚相與布衣蔬食庶幾乎濟也然尚妄意某之命未終窮顧光景之可念更求噴鳴於眠睞之地今之時多士充朝名一藝者咸見省録某自束髮讀書勞苦矣是豈欲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哉今甚恥作一世無用人然日暮途遠豈須復能一躍跨邑而越都耶兹事已矣獨念無恃可歸但欲為稅駕之計其今雖月有

所入尚未免裘褐菽水之憂則某婚嫁喪
有未葬者度今日之力將不可支吾又况某少而學之
奚暇復敢言其志哉某又蚤衰多病若年歲之間責以
十駕之用尚得勉鞭勒非敢有意於騰驤將勞苦其筋
骨以求濟某之將歸也過此時不死亦憊矣後雖憐而
收之不可復用也某雖欲貪戀棧豆力不能起矣某於
諸公之門無姓名足跡人所共知獨恃門下以為命爾
今憂愁約結而叫閽無所也然傾江湖以濯之不過煩

一欬唾之恵是某終身之休戚四十口之飢飽寒煖在言與不言爾某今羇旅單外抱病無醫藥骨肉散居東西衣食不能相料理人不堪其憂而某亦聊復自寛者意天其或者不終見困相公決不忍一夫之失所也某昨以病眩不能乘馬無路進伏門下謹遣小兒持書詣馬首陳情

又

某本田舍家自父祖皆晝耕鋤夜誦書某不肖業之不

敢墜然前此三十年閒陸陸無所表見故世號儒師持文衡居顯次其款唖可以為縫掖士重輕者無道某之姓名獨帶經漁樵負笈山林言不信於世者或見稱譽某坐此故學徒苦而身益困某蓋嘗念之曰此學之不至耶將命之不偶耶已而竊自罵曰學不至爾於命何尤年長以來亦益自憫笑而厭苦所為幾欲投筆硯而返農圃大觀閒某人方網羅天下人才至不遺片善寸長某蕭然拱把之餘乃辱在某人收拾長養之數且意

將成就之某此時稍自信而喜曰命果不當尤而學亦可以少恕矣此後某更自刻苦益從諸生學問求探古人之淵源而欲咀其英華將攘臂於諸儒間蘄副某人期待也今又十五年同時諸生皆以振纓承華而世終不以某所學為可用貧病蓋未嘗小間又數困辱無憀重為下吏蓋始自愧數學果不至命果終窮矣無以上報某人期待矣且痛且悔而改念欲亟返農圃則先人不腆之田不足了饘粥聊從州縣老吏學法律治朱墨

强顔為餬口計庶幾或可也中間某人憐其困甚使得食小壘其猶激昂於簿書獄訟間欲有以報門下故奉行法令不敢不力誅鋤姦蠹不容不盡幸無所得罪於士民不至負朝廷使令矣今禍起於不思譴殆於終廢憔悴餘生坐臨坑谷却顧平時所學是豈獨無益也又竊恨擊壤之世不應有向隅之夫妄意廟堂或念之矣政恐輔相之尊臨機務之繁曽小物不足以槩懷也然道逢牛喘乃為丙丞相憂又疑所憂者或不在牛耶顧

諸公之門素無某足跡儻不於某人之時一刮垢滅瘢則其名棲秋官之籍何時而巳身將有盡而過則不磨矣竊以爲回天之力一轉錙銖之物宜若謦欬可濟也然某日暮途遠藉令得進能復幾許第使某不以罪故徐自退歸異時人或指似曰此倚耒而叱牛者亦某人之客雖然某顔不厚矣某之進退亦定於今日重念某方恐懼循省不敢復言筆硯事故無文采惟裁恕而哀憐之幸甚

又

天下之事皆可學學之或皆可至經術文藝固有師吏亦有師無不可學者有不可學學亦不可至獨宰相之才爾是與時俱生自帝之賚上關社稷之盛衰下繫蒼生之壽命是豈學而至也古人負王佐之才抱經綸之具者其氣蓋已見於兒童之時其事業素已定於畎畝之間微約之中此豈學而後能也屬者相公爰立之初某自東吳走淮甸至于畿輔見縉紳士大夫咸舞手相

賀曰某人相矣吾曹其喜固不勝言而閭巷之人田野之夫皆若其身有求而遂得之者莫不喜快踴躍則公之自喜宜如何也某荅曰縉紳大夫喜則有所依歸閭巷田野之人喜則有所告訴寒者喜得衣飢者喜得食屈者喜得伸歲時喜豐年夷狄喜寧疫癘喜不作葢相與安樂百年自今日始其喜固不可量公則何所喜也憂或有之以謂公喜富貴也此則公所素有若探懐中物無可喜者自古聖君賢相當積安久治之世至隆極盛

之時所以維持太平其君臣相與吁嗟儆戒懍乎安不忘危此憂則有之未見其喜也公方以憂天下之心任衆多之求顧雖萬事皆理之時豈無一夫失所之歎無則已有則爲公憂非若尋常之人憂喜止於一身者也儻以一身求公之喜則其喜蓋不可量矣以故某竊上爲朝廷賀下爲蒼生賀已而自賀特賀牘不至相公門者非但某以羇賤故不敢政以爲喜不在相公爾伏惟相公道關造物德被生民光輝盛大何以名之某道旁

小吏爾不當頌相公之美又適坐譴無憀方恐懼誠省深悔前所為尤不當夸文采有所自見前日主上流寛大之恩如某輩者得游自新之路矣伏念此皆廟堂元老翌宣至德所及願一言以謝萬一於門下語復妄發干犯誅夷不勝戰悸之至

又

某去年冬嘗布悃愊干冒鈞聽待命徬徨不勝憂迫某托於杞逆旅自秋徂夏疾病無醫藥骨肉散居東西衣

食不能相料理幸蒙恩得食宫祠禄坐念欲徑返山林顧家無一金之產可恃子弟皆布衣無有寸禄某所得廪餼稍薄而食口至衆生生之理未知所濟也某又晚節末路顧藉微官愛惜急景遲遲未能決去爾去年某以病眩蒙許留杞擬官顧憂患之餘聞弦易驚不敢輒至國門無路赴愬於門下且小臣以疑似得罪於君父恐懼退伏無時自白非卵翼生成之地陶鎔變化之間誰有更生之力伏以某人道佐人主國之著龜人之司

命上所信其言而不疑幸少哀某之狼狽如此恭念聖
君寛仁未嘗以一青廢人臣之終身然慶賞刑罰之出
實輔成上之德意此天下所共扳援叫呼以求濟者也
非獨某而已某以不肖之身久塵客館材質汙下不足
備采擇數坎壈於時孤負恩私榮望已絶今尚復何所
冀幸天其或者不終見困儻賴恩力復得一麾使老稚
稍就飽煖雖平生鉛槧小技不足自効而簿書獄訟之
事或得少行其志亦不空為一世人其區區之意纔如是

庶幾回天之力傾江河以滌罪垢此亦不過出磬欬之惠是某餘生休戚繫言與不言爾某不勝愚惷歸投之情顧言不能窮也蓋某不惟得罪以來不敢近筆硯亦自念門下十七八年牛馬走矣今不當更復弄文墨夸浮辭以瀆神明之覽取疎外於百執事之間謹遣小兒詣馬首布危懇嗟乎某日暮途遠矣乃所望者如是而止矣敢望留鈞念幸甚

又

夫士君子結髮游學匿景未曜者決不欲泯泯但已也顧美官好爵取之難於升雲氣至一旦棄去乃輕於落涕唾亦何故哉是當有可以取有可以無取爾某聞霍光為大將軍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時大將軍有戒心吏民當見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謁卒見乃說光以吐握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三歲閒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裁射策為郎補小苑東門候仲翁

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某讀史至此私自慨歎以為富如可求則望之豈志於抱關者哉顧於此時視仲翁所夸者何翅涕唾此孟子所謂紾兄臂則得食摟東家處子則得妻蓋好禮者所羞也某雖不及望之剛烈有氣然決不至學王仲翁以故西來刺字漫滅未嘗識諸公閽人之面宦游亦跌而不振不自恨也伏惟某官立誼秉志以安社稷為悅一咳唾繫國家安危

斯無愧於大將軍者至於身為儒宗心游道真富貴不驕子孫象賢此將軍所愧於左右獨四方賔客口不道吐握之事而望之之言欲見於今日豈今之士非若古之士可用而吐握之禮將重屈而無小補耶某竊惑之某聞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公不遺士某跋山川之岨犯寒暑之威戴平生不見王侯之容間關求見於相公之門顧可遺乎某客此八閱月而數十登門書凡三上矣覊旅偪仄勢不可須臾矣士之進

退去就亦於此可决矣幸相公見收則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者是豈無心於世者哉必棄捐不録則抱關擊柝某之志也某近作古風九首録在異卷語雖不工亦可覶其所向背併用冒涜尊威伏惟左右憐其愚不攻其過幸甚

又

夫馬飾以黄金之羈紫玉之珂啖以甘露之芻而王良造父御之馬方延首高驤擢足軒跱見之者曰天下駿

足也此非所謂知馬者也識於鹽車之下太行之坂駑駘之羣使之追奔電逐遺風此謂之知馬可也夫琴錯以象犀籍以翠錦絃以朱絲徽以白玉伯牙師襄鼓之而游魚出聽駟馬仰秣聞之者曰天下良桐也此非知琴者也收於釜錡之下煨燼之餘樵薪之間使之發雲和諧南風此謂之知琴可也故古人相士亦然或舉以肥或失之瘦要當拔之芻牧之間振之泥塗之中置之乎公卿之上此號為知士可也故遇縲紲於途晏平仲

廷為上客南冠而縶范文子知其為君子古人如是庶幾可以相天下士也此豈可為世俗道哉某學術不足以為已文采不足以應時在木則擁腫方馬則虺隤頗怪閤下異時欲撫以五絃策之千里置在琴馬之間見古人取士之意是豈某不肖所堪也某嘗謂自昔稱能任重大者某為吏當負弩前驅請見之日閤下退然若不足某衷竊歎曰使者勢尊於所部而閤下遇其屬不自為巉絶此不知使者為大是則其任使者事如舉毛

羽爾已而聞乘軺車馳東西浙翕然以賢聞於遠近者
果閤下某今獲再見於此則閤下既以為天子股肱大
臣矣然望顏色則猶使常平時退然若不足也仕宦至
此而不知冠冕為大是則天下事孰為大也茍有大事
外物無大於我者是閤下必有以勝之矣伏惟某官閤
下王佐之材為時挺特徘徊內相已有經綸將為國立
基而開門納士豈惟搢紳所鄉可使山林亦來某溝壑
之餘命門牆之舊物薄緣文字尚被使令慨念聒眛之

有年妄引琴馬之非喻嗟乎閤下能知某於甚瘦之時不知某無以自振於終窮之日顧得求列於駿足良桐之閒少副閤下所以期待之意哉雖然某聞古人或寄意於空琴或取道於老馬某也庶幾萬一得與二者為比尚可為閤下寄遠意取長途儆以自塞責未知其可不可也謹書舊詩文一編閤下儒宗也某非敢以此求知舍是又無他技得自効於見知之地故輒冒及之

上劉中書侍郎書

鄉老爲某言吾州嶮隘而僻陋故仕於朝無富貴人某曰然他日又告某曰鄉人持槖入侍者三數人矣顧吾州雖嶮隘豈溪山之秀有時發越綢繆於諸人乎某曰然屬者又云天子相劉公矣實吾鄉之人溪山之秀不其偉乎某曰不然宰相蓋天子股肱大臣與國同體而繫四海蒼生之命者也豈吾州所得私而有之乃欲認爲鄉之人乎是其生也必鍾五嶽之秀涵九河之潤受三江之清其山川光明雄傑之氣積歲五百而後一鍾

於人此劉公得之故能與國同體為天子股肱大臣豈
蕞然溪山之小秀所能孕育耶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鄉老曰如是之大不幾夸矣某曰視公之身猶
以為小公雖大車駟馬臨廊廟之高然六尺之身起居
飲食無以異於人者至天地之内寒燠亦有小戾萬物
一不遂其生百官一不得其任則談笑之間必能使寒
燠得其序萬物得其宜百官得其職是九州四海納於
胷襟萬物出於掌握巍然已大而物小故能閑物而成

務者也不然則何以相天子撫四海乎鄉老不能荅其
又告之曰此特聞公之大未聞公之小有甚於大者公
以一身而任天下衆萬之求大者至爲之雍容而不動
繁者至爲之閒暇而不迫應之不窮取之不竭然事有
一不合於公論不近於人情公逡廵退托若不勝其任
以盛德偉業處禮絶之地而自視欿然若不足此亦小
之至也唯其小固能成其大某甞偶以此告鄉老然某
道傍小吏爾不當稱頌宰相之才德又適坐譴無憀方

恐懼誡省投棄筆硯尤不當今文采有所自見前日主
上流寛大之恩某自管庫而得宮祠稍輕罪戾矣伏惟
此皆廟堂元老翊宣至德所及因敘所與鄉老言求謝
萬一於門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堂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

東堂集卷九

宋 毛滂 撰

記

湖州武康縣學記

元符三年新天子即位大赦天下且曰應祠廟損者以係省錢修之武康縣令毛某告監司曰縣有學幾廢獨先聖文宣王殿廬在亦不庇風雨而縣之浮圖道士居二十有六咸華壯異常而文宣王之居如此甚不稱天

子尊德樂道鄉意儒學之意與士大夫所以造次顛沛不忘先王者請亟奉詔他日提點刑獄使者檄縣曰當出轉運司錢如詔意他日又奉轉運判官檄曰給八萬錢縣令當董其事學於是成矣毛某曰夫子生後老子五十三年夫子卒又五百四十九年浮圖法入中國彼老子浮圖所談皆道也夫子廼獨以二人所談者周以宮墻數仞鏑而不出彼立戶外者無見也以為道之妙處盡在老子浮圖爾道難知知之難言言之難以曉人

觀老子浮圖譬如善游者往而之市褰路人裾曰吾嘗蹈海而造其淵其下乃珊瑚扶疎珠貝璀璨龍吟而蛟舞且洋洋也若豈知之乎當共往而觀之彼儻告人曰溟海之上風雲濤波之變怪如許舟楫鳧鷁之去來如許則人藉令不習海庶幾往而觀焉至語其淵微忽恍莫測則非善游者世且安能盡知之故言未竟而聞者意已沉溺瞀亂矣二人以道之淵微車載囷倒而肆羅列也欲使經其門者皆滿橐而歸烏在其能滿橐哉惟

夫子之道如中衢致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宜故夫子有知之而不言者老子言之於前浮圖言之於後聞其語者幾何不沉溺眢亂乎然夫子沒老子浮圖亦已去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豈以其道常在邪自天子之都逮州縣為學各一春秋祠夫子於學歲率不過再祠又學之廢者常十七八丹青憑附之質託於橈棟腐桷之下斷甃敗垣之間諸生衣布褐羹藜藿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説然道雖加修身益

困而無慘者亦嘗十七八而天下不以為夫子之道不行自冠昏喪祭射御鄉飲戰陳聽獄朝覲燕私凡人所當為者一出於夫子之道國所以治家所以安人所以為人物所以為物凡必出於禮樂刑政間而無一不得宜者則曰夫子之道云爾不如是則曰非夫子之道學不學祠不祠不論也至於學老子浮圖之法則不然彼蓋豈能盡知其師之說徒以為當作深簷大屋金容碧猊張皇怪誕以自尊嚴爾故入其門四顧皆繡楹綺井

金鋪而珠罘罳光炯淩亂眩人目睛動移心魄故鄙夫庸人蹴踖生敬認為神奇又極世之侈奉養具殫滋味日夜祠之且以膓其徒一歲之間雖百家之縣亦屢費千金而後其道行苟不如是則其徒且相弔以戚曰道不行矣然亦卒不行於士君子間惟夫子道雖出繩樞甕牖中亦必行故回居陋巷飲水曲肱不害庶幾於聖人子貢結駟連騎原憲終身之恥於原憲漆園吏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此又安知非所以深論者乎夫

子葢嘗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所謂六合之外皆未始出夫子户內爾將有不論而喻者亦開戸而受之彼老子浮圖又安能離絶而遠去耶獨語其所不及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如行千里者問途於人或曰自此而往途則是也而不能以達千里告人或至或不至顧其行如何爾逮其不問而知不行而至以游乎四海之外此非可以求於庠序之中圖書之間雖夫子親為其弟子言也亦不能傾盡故均於聞一而賜則知二回則知

十自十而百而萬聖人之道寧有旣乎雖然自萬而返與一俱亡則聖人之道不可以口舌爭矣故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則余不敢以言知夫子亦不敢以不言知夫子矣言與不言皆不足以知夫子況求於寢宮偶像之間乎武康地褊小寡民衣縫掖者五六人焉作浮圖氏廬者突兀相望夫子乃居陋屋下蕭瑟徒四壁風雨所經過也余慨然念老子浮圖之廬列於天下者綺紛而櫛比因極道其所以然如此余聞武康

防風氏故國其專車之骨既已盡於螻蟻令其俗易於
服馴以能養桑柘善畊蠶眠食狀為材父兄鮮以夫子
之道詔其子弟余念上負天子所以丁寧化民成俗之
意此余所當憂而學不可不作也舊學在縣東前縣令
遷遺像而廢其居凡十六年春秋奠菜皆露立茂草中
踐牛羊之跡嗟乎自唐晉間此地固多名勝士如孟東
野沈休文輩璨然相望余覧觀其山水時得佳處朝零
夕霏自有英華意東野輩數子無恙時咀嚌以自鮮榮

其肝膈之積聚既已蔚然又欲以其餘饁後人而未有
多取之者何也學以元符三年秋九月增建建中靖國
元年夏四月畢工故像甚凡不足以棲神明亦咸用改
作所謂堯頭禹身華冠象珮望之儼然也為屋宇二十
一間不侈不陋稱縣之廣狹也開戶鈎簾無敢意物獨
長澗分碧遥峰送青光風霽月共臨几案能為人洗肝
膈之澳滬發肺腑之瑰奇使其吐而為言富於南金大
貝真諸生之竒貨山水之闤闠也余與客俯仰久之因

勞諸生曰學良苦矣而貧若是令有奇貨可拾而取諸生豈有意乎編簡蓋資財爾筆研盖驵儈爾厚其資財習其驵儈皷篋而入其價不三倍乎客有言於座者吾將捐資財謝驵儈屏奇貨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盡棄文俟之土梗如何言未竟子倚戶而吟下俯流水有舟出葦間漁於余側者得一頳尾而棄其罣麗余顧客曰無多言矣學亦若是會當為碑因載於其末云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雙石堂記

大丞相韓魏公客齊安孫貴公素為衢州始至盡壞州治屏障達其隱蔽而重門洞開麗譙棨戟嚴其前山光野色㨾其背公髙明人心猶隘之欲更為便座見吏民布條教未有所也他日步至城西隅披蒙茸入榛莽有得意處焉公曰當在是州南韶光園有清冷堂壞命徙其材請於部使者曰願助我一堂之費不日工畢顧未有名而廳事下土勢坡陁篠木蕭森公以問人衆皆曰

此冢爾相傳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後當有刺史為吾守墓以故前後守皆敬而不敢慢公曰審如是耶端可去命取鍤欲去之左右大恐私竊語云禍不旋踵矣寧犯公顔必留冢言甚力終不許至閫府叩頭遮公痛道所以不可去冢意公曰事真偽未可知吾不敢以為無冢獨天子命吏古所謂二千石屬任甚重則環吾封千里人無賢不肖而尊至社稷細至豚魚吾一切得主之令乃旦旦坐廷為人守冢耶藉令土中有賢者骨尚得以禮

法去就儻冥頑不可告語此則愚鬼爾為鬼而又愚良可逐不然則徒積土爾去一撮之土用數夫之力復何惜哉衆知其理不可奪而止公即使具棺衾設飲食用浮圖氏法將遷之高原手為文躬自祭曰遷之為是則或為民福苟不當鬼神意則太守請受禍不他人及也其文陳義甚高讀之悚人魂魄而况於鬼耶至斸土深一丈二尺初無他異獨得二石峯長五六尺許而大木之根蟠踞其下衆疑始定石上有刺史李敬題識云乾

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砦處得二石又刺史愼知禮題云開寳七年十月二日重壘峩眉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愼刺史距季公凡九十七年孫公之破此冢也去愼知禮又一百二十一年矣自縠而至今凡二百一十八年不知人以為冢者特幾年而難破之疑一旦遇公以戲笑而釋之是豈亦有數乎公顧二石笑曰吾得堂名矣使遷致新堂下翠隂覆蓋蒼然人立而苔膚堅瘦雲根潤

活屹相顧嚮如釋沉埋之恨而有負主人盼睞之色公乃為書告福建轉運判官文勛安國曰吾當以雙石名吾堂君有篆名請為我書之今所謂雙石堂也嗟乎天下可疑事豈獨此冡耶令人固有蠟言而梔貌鳳鳴而鷙翰者冡其表者亦纍纍爾至使之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苟一日與公相值將不知所以自喜矣公才器過絶於人而博識強記辭氣愿欵為吏以敢擊行每薄書堆案賓客環坐肴酒前陳鐘鼓雜奏初不妨笑歌而政術

可紀至夜分客往往坐睡公睟子瞭然逼人此豈可學也衢在東南窮僻處未嘗識天下偉人而公秀眉明目風度凝遠臨事果敢出人意外里巷相驚以為異政既而皆安樂之然此特公胷中之小小者爾國人初聞公來諸豪望風氣索竊自戒曰豈往年孫陽翟耶是善屈人我不自戢公不置我士大夫又曰此韓魏公客教授書記耶其人仁而好士可撼以義庶幾吾國有瘳乎後皆如所料公頃為陽翟名聲藉甚裕陵召對延和將以

為御史公為上談經術論天下事無回撓上頗知公為韓丞相客意甚嘉之詔留京師久不得辭公亦杜門謝遠權勢人或朓以當見大丞相者公笑曰御史可從人匄乎以故不果用他日雖屢試公以事而益有能名吏復坎壈於時而了無纖累遠棄此邦識者介介不快為朝廷惜人材而人固疑公之不樂也殊不知公方且謹簿領親米鹽下與丞掾分勞苦其餘力尚能治亭榭賦詩飲酒與賓客相娛樂而眉間乃無一點沉落之色焉

援云凡人為貴當使可賤異時知公能不驕富貴人也衢號山水清遠地多修竹前人獨不治臺觀為登覽地目之所到裁藩牆間爾自公為此堂鈎簾開牖而望已心舒目衍忽焉如騎氣御風飄浮上騰肆無留礙堂面羣山狂峯秀嶺翔舞排蹈來赴座隅雨晹慘舒各有奇態繚垣開闠下瞰萬家桃蹊柳巷朱碧高下佩寒溪之清深帶長城之蜿蜒自其下望之欄楯宛轉簾額飛動日炫羅紈風落笑語殆不類人間世也堂為重屋而三

檻中檻種竹便娟葳蕤泠然來風煙梢雨籜偃仰氷雪故以為雪竹軒西檻種菊團欒葱蒨氣並蘭蕙懐芳春畦擢秀露砌故以為露菊軒東檻種柳春姿濯濯風態欝欝而低徊綺寮婆娑玉甃故以為風柳軒西軒之下有山焉槎牙峬欝蒼稜孤秀蓋土中所得木根也對山結茅為庵短窻低檻竹栢幽好如山僧野人之居向冢之末去人皆稽首過其傍不知其下特二石一木根爾公鉅置於此以助游適而往時稽首者反得摩拂而狎

玩之於是羣疑始亡故以為破疑庵使庵中之人抱神
收視寂然凝慮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盡天下之疑不
足破也庵外一亭古木扶疎玄蔭耽耽又揭為喬木亭
翼亭面堂有臺而屋方楹曲檻中置碁局坐其上者翛
然追童子之仙風輕趯靈之急節蓋所謂碁榭也並榭
而西垣勢凌厲而鬱有佳木廼亭其上可以望空濶散
滯礙故以為能賦亭蓋將廣崔侯鬱怒之思成陸生瀏
亮之說又所以待列大夫也堂之初構欲除地立木下

得柱礎六與今廣袤不差毫髮乃知此地之勝前人益嘗得之豈中間因循圮壞蕪為榛墟而狐貍鳥鼠得以為家遂不復為人賞識耶抑佳致所在地靈固自藏靳固必竢其人而付之耶滕王閣天下偉觀得三王而名益傳如庾元規南樓謝安石東山皆因其人以不朽故至今好事者想見其處柳子厚作茅山亭記云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韓退之記宴喜亭則云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

顯於今有媄德之道也噫戲此堂也當知其與南樓東山蘭亭宴喜及夫滕王之閣爭不朽名矣他日客有升堂而坐援僕手而起曰嘻甚矣公之貪也夫以千里之疆其山川之雄秀原隰之廣麗室居之輪奐蟲魚草木之茂暢旦氣之清明夜象之光怪公乃籠於一堂之上攬於几席之間將盡有之而厚自潤澤春在檻東秋在檻西冬在檻北而南風時來徑入襟袖雖造物之歷四時而僅有者公又據其會鈎致而并取之甚矣公之貪

也或曰公之貪復有過於此者世或脂韋為柔公則頡
頏而貪勇世或突梯為利公則洗濯而貪廉世或剋核
為薄公則愷悌而貪仁世或僥倖思進公則逡巡而貪
退甚矣公之貪也僕告客曰公能貪而不能守喜得而
好費前所謂山川原隰室屋蟲魚草木與夫晝夜之氣
四時之物公不過一研墨涉筆則瀾翻滿紙盡用而無
餘至所為廉勇仁退固已散於此邦之人浹於士大夫
之心而不自愛惜僕試從容求公於破疑庵中則索然

隱几攬鬚而長嘯顧僕與客曰雙石之勝槩請以餉客往矣吾方營吾私客與僕愀然而嘆曰公所謂假道於仁託宿於義我曹平日所窺皆公杖屨外事爾蓋未嘗見公也昔杜子美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至使人莫測者何也葢自知吾之身適往適來須臾變滅俯仰百世交一臂則無可懷者況光景易散而無迹之留耶此堂決非公懷抱中物矣異時登堂而思則風烈猶可想也儻求公之跡於庵中則公殆不可

見矣聊記其畧以附三衢故事紹聖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饒州州學進士題名記

漢博士夏侯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僕初意古今取爵位致登顯亦視吾材如何爾將未必盡用經術至讀霍光傳觀其立誼秉志一謦欬繫國家安危卒輔幼主為時阿衡可謂社稷之臣矣然以不學無

術闇於大體身死肉未寒而顛覆隨之乃知雖有光之材苟不學未免於闇人不可以無學如是况方且以此進取者哉天下郡邑皆有學校而廢興在守令鄞學自范文正公出守病其當闤闠相東湖得佳處將遷之被召不果以屬張太守中間既新復獘其後先師更䆠風雨矣煕寧末後范太守始易其圯桷腐瓦逮姜使君下車陋者新隘者廣其經營之意有古人之遺風教官陳君巨中作記甚詳近考祖宗以來鄞之士人由此學以

聞道出其道之餘為文章干有司取科第為世聞人每
絡繹相望也他日益有佩金曳紫朱丹其轂以歸者耆
老見之猶復指似云此吾學舍諸生爾天子好爵厚禄
不輕與人令諸生書笥近在腹中何當廢之暴其蓄積
決能炳然可觀其不為夏侯見棄則爵禄真地芥爾曰
中嘗上書言浮屠之弊引義雅正天子嘉之自縣令得
此官益將羽翼吾夫子之道以行其志僕嘗謂國家使
人如使器為器必有模範模範不善則雖成器不可用

其能為器之累如此以故人材猶器爾今教授造作人材官也不為人材之累者幾人乎巨中道足為人師宜不媿此語使異時鄱陽多士盍自子學之門出元祐五年春既刻學記又刻教授題名記又刻進士登科姓名而大其碑葢又以待諸生云三衢毛某為作進士題名記

湖州武康縣淵應廟記

雷君不出裝不復渡揚子而西者五年於兹惟欝華君

駕六螭銜火自燭餘烈烜然下曝斗分吳人不幾腊其
胔藁其骼雲不蓋山泉不濡井東阡西陌塵翮翮也聞
嘉禾郡最劇如著爐炭上武康東出不百里距嘉禾近
聞其田里蕭條屋散雀鼠而魚游錡釜武康四達比鄰
遠輙不過三四十里比歲聞東西南北境往往輕其賦
獨武康輸縣官如平時雖然歲未嘗不閔雨一無雨輙
走羣望又為西竺乾法以請卒無雨縣長老云直縣西
八里有響應山而龍居其山之下潭水之中盍往請焉

余披圖牒又得之云唐縣令劉汭甞請雨如願欲即馳詣請之未出山而雨他日又請或行半途雨或返舍未越門限雨以故苗垂死輙活且遂秀以實也他日無雪又往請焉如雨之信因上其狀於州又上郡剌史且致書諸公間曰龍棲吾邑甚恵東南無黔突維疫骸屬首紛相枕籍而我邑有遺咏以分鵜鶖縣官賦且辦醫師括藥囊無以呻吟叩門者朝廷當何以報之願亟以上聞州伯遣主簿送中牢醴酒來曰吾城無雪縣令致吾

意於龍幸分我一尺雪即日往告如伯言徹牲雲物見
雪意逡巡霰集瓦溝下如跳珠其夕大風飄忽蓬勃號
且東南去如犇萬馬馳千乘車如鏜而荷戈者相前後
錚錚也明日聞吳興城濛霳雪中矣元符二年十二月
部刺史上聞書下春官有司請曰祠廟當旌封者先賜
廟額五月勑書下賜廟額曰淵應然初無有廟也邑人
虔上恩即共出錢財作屋二十許間堂潭潭也廡翼翼
也墻屹然門煥然壯哉侯伯之居乎雨暘之變天耶人

耶有數乎適然乎抑有召致者乎浩浩蒼蒼上果有帝
居龍果役於帝者乎將帝尸雨暘或者龍得專之班固
書曰政失於此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雨暘
之變或見於治世固言豈皆然耶然豈獨固云爾先儒
之言皆爾也一人吁嗟王政為虧所謂政者州邑皆有
政朝廷雖治而州邑不治其變將自及所不治者於以
累其民乎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審如是則風雨溫寒儻有小異亦天自不順何預人事

而所謂常雨常暘又何自而致之意人事蓋天事爾天
雖不可以晤語然帝不言而居其中視焉惟人聽焉惟
人則人與天果相因矣豈自天作者皆人自人作者皆
天天與人若是者亦莫知其然耶雖然王天下者不鼎
歲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嗚呼躍馬肉食者紛如也
皆王者所以殷勤屬一夫者矣雨暘苟不諧于時凝旒
一堂之上四顧萬里所與彌綸而輔相者誠當念此漢
丞相丙吉道逢牛喘問之此果能任其職而知所以當

憂歟孝婦死東海旱其罪有在矣或曰若是子繆將有此雨乎嗟乎余非敢有也葦洲竹嶼之間牧兒釣父與令相依者少於凫鷖上之澤汪濊易湍予不敢使之壅而不流庶幾穰穰湍家者在此或曰浩浩蒼蒼上果有帝雨睗當自帝出於龍何有而子之言夸若是哉余聞雲從龍且曰龍雨師也是帝欲其雲行雨施而下澤焉則龍當任其職龍不任則帝不澤矣嘻豈特龍哉乘朝車食太倉者皆龍若也彼有龍名而職不任者其出不

為人禍則反為身殃身在孔甲之世而夏德衰敝流厲王之庭而周祚去喜睡則珠亡於頷薄遊則射中其目有龍油然流帝之澤如淵應者乎然聞龍居鈞天帝居上下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其茫洋窮乎玄間奴驅列缺而隸走箕伯宜其一噓而宇内濕乃悒悒於濘瀰間莯畦麥隴之下朝噓暮呵僅足相濡者其稼曾不潲背豈龍之類至多帝畀其地或褊小輒不能究其用歟彼睤睞層霄涵泳朝夕之池者或反與旱

魁接殷勤之驩歟余甞至淮海上四望湫然但見鰌鱓出没聞有龍而不果見時見篙師賈客過輒祝而祀之曰豆肥酒香錢財多有龍其福我竟去千里余問其所當祝云有龍恃其居每輙出狡獪見怪神則狼狽波瀾顛倒日月裂帆搰桅覆舟如葉垂涎閃舌牽其人甞其血以自肥腯故不可不祝然不聞有能出膏澤者余亦頗怪世所傳歲大旱祀龍而雨者多在湫潭間未有聞禱於淮海之上豈篙師賈客所云者特鰍鱓之雄彼其

曝陸梁而含脂韋能媚於帝以取容退而挾其寵以夸魚蟲雖龍亦為之逡巡引却如此耶淵應雖載圖牒其初廟貌無有血食鮮至簫鼓不作獨飲玉浸之紺寒庇雲壁之蒼秀負杉檜之偃蹇友煙霞之容與而已其所自養者約而施人者常倍蓰余每至潭上徒想見其蕭颯跡瘦寂寞無營以老也廟成父老請記歲月余餬口父老上無所潤澤其子弟而惓惶於龍者涉筆慨然又繫以詩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五日

紫微郁紛閶闔九門孰司帝澤有臣蜿蜿縣髫著扶桑礪角峴崘觲翼一奮溟海傾盆孰為其家珠宮貝闕洶湧萬里蕩雲沃日孰尸其間䱎䱛出没云胡不歸淹泊咫尺其歸非艱朝發夕至伏類蟄蠋起涵天地天飛淵潛浮沉皆戲於穆淵𤅢光發久翳潭山得色羣望抱媿突兀新宮薦椒奠桂聊穰爾家豚蹄非計十雨五風永相豈弟

連雲觀記

元祐七年夏六月利州修清風樓為連雲觀秋七月太守王公以書赴鄱陽告某曰始吾於此旦日據几簿領如髮正須爬梳又當為民吏道主恩曉國禁而問所疾苦赴其願欲若吾有負於此人衆且持券而取責必償之乃已葢未暇游觀事也頃之民不數至吾庭司空城旦之書束於高閣晨起從容聊涉筆報期會而已反私自慨憐吾君游意太平治道貴清淨四方黙首日以寧嘉此不教而定吾老矣竊二千石異時約結欲自表見

者今乃了無可効殆飽食而嬉矣既日無事時步城上
得與江山接殷勤始怪此樓庳陋聊葺而新之今晧旰
百尺上薄光景俯瞰風雨蓓牙含空雲氣吞吐朝隮南
山而歸宿柱礎此吾以名連雲者也兩隅别為更衣之
次將從賓客徘徊其上以樂之然未有記幸以屬子可
乎某書復公云公之惇大渾涵人莫覩其畔岸者今豈
欲小見於此觀也哉有濟物之性無塵氛之攖惟雲是
名此豈直張其崇高而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徧雨乎天下者此泰山之雲也故君子體雲雷之象
而見經綸之業得志則加乎民其斂而未用也又能使
人憔悴枯槁渴而望之則君子於世亦何能已此其有
為之氣當浩然而川豬淒然而雲作勃鬱旁次苟出之
膚寸崇朝其雨乎豈直此觀之上蜿蟬逶迤黼文錦章
獨無心而徜徉乎雖然聊寓意此時以寄卷舒亦何適
而不自如耶此公不素見語者其竊能料之以暴於人
至於登覽之樂風物之秀獨想見其處而斯文不可以

髣髴然聞其東則項籍之烏江試求其平生喑啞叱咤之氣垓下悲慨之音則已漂為驚濤紛為薄霧濛滅無所矣風急水寒葦花淒晚豈亦有艤船渡口如當年亭長輩乎聞其北則孫權之故都帶甲百萬江漢為池紫髯英發驅駕豪傑豈自知不四傳而奪之晉又奪之宋齊梁陳如拉枯然彼晉而下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俯仰六朝無可把玩嗟乎世人直為物之逆旅爾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一世百為忽然而已公乃今日登此遐

想而長思亦適然也葢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付是非於亡羊歸萬物於一馬乎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輩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嗟乎羊叔子豈特畢一世為物逆旅耶方將以身為長廊甲第為便座燕寢日夜為主而錮留之又將數百年眾虛空以應門引魂魄而守之此亦惑歟庾亮為武昌諸佐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

子於此輿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公豈亦有客如武昌之人乎當天空月明夜氣縹緲斗酒相屬撫缶而歌客主可以頹然相忘矣既以書復公又以為記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

九品官視縣尉為最賤九州之地郢當僻陋州城北百步許尉舍在焉老屋十餘間腐黑撓折遇雨水行堂室中冠巾皆濕蛙蛤爬沙出沒梱間與人為忤每大風至其上索索有聲坌入如揚篩眯人目不得開屋下之人

疑將壓焉尉最賤故無一錢力可繕完便與歲月因循益老而增朽以壞也予以貧得為尉不敢擇地故鄉水陸四千里乃不知嶮且遠郡憐其眠食於雨暘間也得錢五萬四千尉舍始完予東吳野人無適時才用非所宜仕於此時者故日恐招罪悔尉舍既成自為之記且具隻雞斗酒以落之因自曉曰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予愚幸無用於時從下士之列而又易於去就平日學聖人之道將進而行將退而藏亦猶食柤梨橘柚爾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予不知孰為可不可也楚江之湄有舟有楫使予得南浮瀟湘觀洞庭吏猶於瀰漫演迤間東望瀲江揺竿鼓枻而逝忽焉以清予憂良自幸哉入語妻子曰汝曹姑複被以待元豐七年六月一日

湖州銅山無畏庵記

銅山無畏禪師維琳作庵以無畏名之求記於予吾先聖人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嗟乎吾儒之多畏如是禪師獨傲然無所畏至以此自名

猶未能已又以名其庵人聞禪師名者皆竦然曰禪師
異人耶能無畏如是予獨知師不能無畏也其畏殆有
甚於吾徒凡人耳目之所適口之所甘四肢之所安吾
聖人第為之節文而弗禁也在禪師之道一切禁之斥
滋味如去鴆毒屏顏色如避死仇絶聲音如止詬詈舍
安逸如解倒懸葢凡人所為者一切當鋤治洗濯離絶
遠去疾走逃匿而不敢却顧至終身不復一念及之然
後為比丘之行粗備甚矣其多畏也禪師日食唯飯一

孟冬一裘夏一葛渴則飲水而已試以人之所常為者
禪師為之則必矍然變色曰不可是則雖起居飲食莫
非禪師所畏者又何名無畏耶雖然此予陋甚所期禪
師者淺索禪師初學之地形數之内爾予聞伯昏無人
曰夫至人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是其人萬物一府死生無變於已如聲過垣無有留礙
此豈所謂無所畏者耶禪師之道豈在是乎禪師云我
諸佛之智内充明了決定故對外緣而無恐也此四通

名無所畏者我是以名之予告禪師曰無所畏未若無無所畏我無所畏未若使無畏於我莊生書云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此則我無所畏矣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則無所畏我矣茍至於此物我之畏兩忘無我無物無畏是真無所畏耶銅山古寺林麓蒼秀旦暮之態風月借助陰晴之容雲煙潤色不接人境自立標勝禪師喜作詩甚自力日夜哦其間痛自雕琢肝脾欲以氣葢古作者想見其盤礴自得時葢亦無所畏

矣致和元年八月十五日

行藏樓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其妻以居產之半請方於魯儒生生已之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欲追須臾之忘不可復得此病爾猶茫然遺耳目屏思慮況至人去健羨黜聰明其中了然忘之哉視吾身嗒焉空虛渾淪其亦何思何慮而行藏之別如屈伸臂爾天以是非哀樂獨惱賢者久矣前人老死嘗不得盡棄其

餘漫不復收散之山川溪谷托於雲煙雨暘更以厭飽後人世有人焉材厚而命薄學莫行其志仕莫究其用至有沉埋而不振放逐而不復心煩意亂乃時登高樓上層臺寄遠目散幽懷拔劍而悲歌捋鬚而遐想傷今之不可晤語懷往昔而恨恨也則山川溪谷之情雲煙雨暘之色空濛瀰迤見古人之餘悲留徙倚而發悽愴殆揮不可去已益使人撫物色以自憐感時節而永懷向使華子猶病必能登臨而忘使去健羨黜聰明者於

此當不悲以笑而卒亦不知其所笑因忽兼忘人之悲此能無得喪矣豈自知行藏之多歧哉巨中陳君即教授舍為樓號行藏引客坐其上顧謂僕曰杜參謀詩嘗有此今以名吾樓子盍記之時日暮天寒僕支闌干而徬徨目送過烏翛然絕湖湖西獨黃蒿古城雨濕枯樹想見此老亂髮垂耳零雪霑鬢瞋目注橡栗步追狙公其阨窮流落之態於一倚樓頃周視山川谿谷盡付其悲蓋將以遺後人使驚世故之多累悼浮名之不竟嗟良

辰之晼晚也巨中氣禀特異如孤峯絶岸為文章筆勢聳拔上使以經術教江東子弟又使養以安閒益自進於道其日夜所以學吾夫子者當於進退存亡可以不疑是豈不沛然足乎已而無待於外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顧廼倚樓忘愁獨放意於山川谿谷以追當年之餘悲乎不然特戲為此名與詩人墨客長為勝槩爾

自得齋記

僕頃過餘干令飯有客下座氣貌魁岸望之甚偉令云

簿君尚書宋公之孫尚書公文學前輩有顯名於時僕
以不及識為甚恨喜見其孫也時起與君語云公子習
富貴家主簿官卑廩薄未免於寒餓今視君鼻間栩栩
然君之用心獨奈何君曰我不敢出吾分以求餘就非
我力而取悶爾他日又過僕見語曰簿舍頃壞今新傍
構齋居以自休陳圖書植竹樹出則充吾職而已間而
歸解束帶從賓客彈碁飲酒便輒終日漫不知其他於
茲三年矣衷實自得之子為我記其說僕告以天池之

魚化而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揺而上者九萬里而蜩與鸒鳩斥鴳笑之此局於大而不能小彼蜩與鸒鳩斥鴳者自足於數仞而無所用大也故不得不笑之言者嘗語僕以道云充塞天地大而無餘隱於毫末小而不迫其在人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惟人所之今將絶雲氣負青天則鵬不得爭前翺翔乎蓬蒿之間則蜩與鸒鳩斥鴳且相比也為鵬也為蜩也與鸒鳩斥鴳也何適不宜而與道徘徊斯自得之全乎

君効一官方翔徉乎蓬蒿之間益能自得於小矣然亦何必自為小廓而大之正亦為之而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君請記甚勤僕於同僚何敢自愛雖然常聞前人有言學不可已或云人不可以無學君芽茁詞林而遺翹可拾意當敏以培之俾終不落于以益求其自得之意則中庸之義見而後庶幾知君子所自得者不既大歟

顧僕云云何益聊為君記歲月而已書來盛道齋中佳致僕有官守不得往觀以書於此文也

東堂集卷十

宋 毛滂 撰

序

送邵通直序

邵子罷永平監北歸告行於常所與游者郡參軍毛某參軍廪甚薄羮藜飯糗不足以餉邵子之僕夫願從它客通謁跪起致鄭重語三四而已而漠然無餘情念與邵子游久不能忘也将拭眥霑臉惘然見可憐之色為

兒女囁嚅而邵子每見望者又不如是决知其不能爾懷抱索然顧終無可申殷勤獨念少年時飢饞健啖老頗能言哺啜事令不得已試請以此言餉邵子人不可以不飲食也凡羹胾膾脯醯醢鹽酪皆所以涵津液敷榮華心愉體胖為神明家牛羊封豕芬芳滋味紛紜其餘魚鼈兔雉蓋盡取以供祭祀奉賓客養口體今殊不然巨卿大家窮海極陸鱗介纖細毛羽微族形醜狀怪名品不録皆得以供鼎俎汙匕筯自以為珍異可口也

一旦禍生齒牙嗜味得毒甘脆下嚥鏌鋣在腹其次使人膚肉悶癢闒膈壅鬱拘攣偃蹇嘔不得出此時雖欲還牛於俎羊豕並隨洗濯腸胃蘭蕙芼之不可得已此何故也彼於羊與牛豕誠亦有味雖瑣細怪陋能使人流涎被頤而其毒眛眛嗟乎士有常德厲行不出奇吐甘以驚世為媚悅也世視之真寡味難近則使人幾何不繾綣甘熟綢繆輭媚乎淫詖之言甘如也吉善之言淡如也甘言煒煒俾躬自痒淡言煌煌禮義之房淡

者以養甘者以喪且人切愛其身也愛之則求所以養之得其所養則名美而益榮失其所以養則憔悴而多毛飲食者亦若是口之於味耳之於言淡者居後甘者在前理必然也亦自擇而已嗟乎定交之難知人之難養身之難今於餔餟得之邵子名家子好學問吏業過人於世見頭角寄門戶者今官日益高四方水陸甘異當日集於邵子之庖宅日下筯而食也庶幾無忘此言乎

送南禪長老浩然赴雙林序

今之士大夫往往能誦佛語而為之說予方學孔子未暇求其書讀也然亦微識其意蓋無君臣父子文物禮樂以世所見為幻以虛空不可知為真得其道可使外形骸絕去聲色香味安於死生一無所貪怖喜憎大率不過如此其徒有談其說者必手如意坐高席脂韋宛轉長聲而軟語世名闍黎又有短袴衲衣跟蹻屈强所臨几席增危而更侈傍置一拄杖其下有側行胡跽設

意以問之者乃軒然而坐浪平然而荅皆離絶遠去出沒渺茫忽明忽晦如風過電照不可襲而得者世名長老予固三聽而三省之矣了不知為何等語亦不知世名閣黎長老果何如人也以是益不喜與其徒游而浩然既為長老其不相從宜矣予又鄙朴于人事曽不通曉閒居鄉人不往來獨怪浩然見予必喜往來為不厭倦予孤寂寡味亦甚喜與浩然語然誠不敢以世俗所名長老輙望于浩然也浩然渾厚人神定氣平出語如

決江河不可滞礙其有道之士乎孟子曰道若大路然浩然蓋嘗服儒衣冠矣豈亦嘗步趨此道耶將去予而之它尚不予告何也幸苟知之佛遠乎哉

佛鑑大師語録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法皆心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字而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乃至不可說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

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燈發勞相譬菩提心為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芽之類皆清净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言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于水求跡于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于千萬億句計常計斷

見中見邊如步屈蝨脚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不知反滴為海則千萬億句晝亡而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磨具佛知見愍此世且為教所縛而來解之最初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牆牖棟柱無說亦說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說

無揀擇也粤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懐公之裔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為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栢義即獅子吼盡眼色界隨類枯出物皆金色而佛國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柏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既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于江南曾補之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宰説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

于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次集語録求為序引補之聞之昔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為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為葉葉皆舉累刧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緼無有餘哉知此則如來祖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録而伸之

贊

雙竹贊并序

政和甲午臣某蒙恩佩嘉禾章得治其民當主上以清淨臨海宇而天下無事臣某素不知吏道幸茍安之亦卒無可治者是幾與百姓相忘於千里之内獨覽觀日月淑清山林膏潤風祥露甘鳥獸魚鼈咸若守臣無功飽食閑閤自處於太和一物之數而已州之嘉興縣尉臣丁某來告曰尉舍東有竹其幹合生此國家之祥願以上聞臣某既以圖聞竊自惟念傳記所載歷代休祥蓋時有之然非若今日之盛也側聞四方所上仁木可

集而為林嘉禾可斂而充廩芝秀成田黄金瑪瑙波湧而山積鳥獸雪翰素膚籠致以獻者不絶於道恭以主上德至大也其大在天地而其細不遺草木蟲魚故休氣充塞乎四維八荒之間沉浸薫蒸孕和毓秀蔚為休祥殆不可以數計非若傳記所載么麽眇小而已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遂作嘉禾書主上寛明仁恕克享天心長發其祥膺受多福故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今祥至如雨將書之則亦不勝書矣臣某伏覽太師魯國公蔡

京奏曰臣被恩殊尤前後非一自夏涉秋瓜果之賜不可勝計内雙頭並蔕者臣謹記得李實五百六十有七瓜一百八十有三林檎七十桃四十有二皆宣和殿内禁苑所生自昔得其一二以為上瑞今盈奩實篚其衆若此非聖德感格克享上帝之心隂陽協和孰能與此臣棊舞手永歎曰此禁苑所生太師被賜者如此爾而天下瑞物新新相續未易勝言也而雙竹何足道哉臣謹昧死為賛以廣其意云

皇天無親災祥在德祥為福先若合符節究觀前王瑞
載於史事纔么麽為國大喜和氣被物今無不在物莫
非祥史曷勝載聖人清淨其道如天近隱旒纊夫天何
言發為至德薰為太和散為休祥諸物盛多其和惟一
四海一心祥其在兹餘不足云國家忠厚堯舜性仁湛
恩汪濊與物為春惟此君子雲儀玉骨勁秀有節空洞
無物姿傲氷霜韻含風月沖和所被疎簡亦合蒼龍並
躍丹鳳和鳴内向夷狄同體君臣江湖荒寒蕭艾相倚

青鸞不游白鷺羣飛幸列瑞物奉圖赤墀庶同瓜果托根禁籞獨立蓬山抗節白虎雲日下臨風雪莫萃願奉清閒坐閲千歲天光玉色俯照寒翠

壽星圖賛

維石巖巖生於一拳岌峩千尺寶藏興焉蔚薈出雲磊落承天岸巾石間衮衣貂蟬德蓋於背氣充神全與石壁立寧復有驕黄閣丹臺風煙接聯芝田月明獨立胎仙晳郵支牀静閲流年翠竹不改碧桃長妍春日遲遲

光景蟬連五雲氤氳三台明秀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又

維石巖巖維川湯湯下有舟楫上有棟梁雲垂杖屨春暖節幢白鶴翔集緑毛徜徉竹堅松老石瘦山蒼羽衣丈人淵乎莫量動為夔龍静同老莊五雲咫尺太紫圓方丈人来歸論道巖廊峩峩蒼山萬仞積秀丈人樂之惟仁者壽

真人畫賛

露凉風清珠星燦然虚出天籟欲舞胎僊瑶光玉骨巢葉如煙婉彼天人擷芝玉田凭欄縹緲桃陰滿前灼灼其華一笑千年

雷峯法宗師真贊

屹然孤高淡然樂易無營寡言自解佛意頭目非愛孰寫所棄似吾非我天地委蜕衆則仰之雷峯之裔

元照律師畫贊

是饘是粥自西自東吾錫非行吾鉢本空萬物稊米寄

我鉢中游戲物初南北本同吾道亦然禪律一門過者斟酌中衢置尊山空湖平風止月出在眉宇間清明峷律望之或然寫之已失

銘

中衾銘 并序

鄉黨三裘狐裘獨以黃配貴中色也偶得狐衾以寄東甫前輩向嘗為布衾楮衾作銘效其意為狐裘銘仍銘之曰中衾

子之燕居服御有則黄衣狐裘獨貴中色天質内存可纊可絺裁以為衾何適不宜千載之下視此作式製以為衾猶黄其質晝爾是憑夕爾是寧在暑無袢處寒更温是故名中以為益友卧起對之庶安且久涑水之清厥衾用布西山之純厥衾用楮皆嘗為銘所尚在素請列賓於左右以為此中之輔是名三衾皆以德選彼錦綺紈視此宜遠

墓誌

司法參軍毛文若墓誌銘

堂兄諱澥字文若王父贈工部侍郎諱德拱伯父維唐第二子早孤煢煢多病骨立若不可耐久先君曰吾兄賢不克壽其後寧當如此教畜加至及冠性寬約苦自刻削口不傷忤物稱謹厚人侍先君側言語吶吶在牙頰間事妥帖不見崖角初同居既破籍獨能共門户出入執子弟事益愿先君有子涓滂雖盤盂匕筋間物必使共飽也其仕宦於東南不果與俱委治生事不問其

出入多寡數猶曰澥去吾遠得無有疾病不聊飲食裘
給不具乎信信問所當得初弟某年十二歲時疽發於
背幾殆先君適在京師太夫人日夕守視之泣俟其死
無奈也又當五六月大熱肉臭敗為膿血流出不可近
乃日為其弟某取水手自洗濯去腐壞加藥面背汗浹
雨埀無難色先君為郎恩得補子弟官即以其名上不
以與消也不得命表曰終臣身不願復遷官蘄必得又
不得命他日明堂恩又不以與某請如前又不得命卒

用致仕恩補郊社齋郎試法律調池州司法叅軍以歸

而先君有不肖子滂愚不及事弗克負荷大託使其憂

勞病心神明忽忽不寧既克葬家日貧顧視形影懼死

無以見先君於地下既而病良已行叅軍事臨别為某

言吾得續喘息齒衣冠復用自别於里巷常人惟叔父

恩大實骨肉之使吾弟得長守先人田廬有稻有桑有

雞有豚奉祭祀不乏給饘粥裁足仕宦不失州縣掾佐

吾不過望也二月乙酉卒於叅軍舍年四十一嗚呼痛

哉其孫奉喪柩自池來歸用卜人言白雲村西山之地為爽塏宜葬視之果宜又南望侍郎與先君壟樹欝然風聲相荅山蜿蜿如游龍周遭如垣墻土厚穴深兹維永寧也始娶劉氏先死生女為士人妻後娶李氏生三男皆幼三女其二許嫁矣九月庚申克葬於此實元祐三年銘曰

善則内充數則早窮有禄不豐蒼蒼穹窿孰謂爾逢

趙氏夫人墓誌銘

亡妻南陽趙氏諱英高祖贈太子太保諱曇太保生司徒諱湘司徒生太師諱亞才太師生太子太師清獻公諱抃清獻公生於潛令諱屼娶時氏封西安縣君生夫人於潛有令聞蚤死公以夫人歸於我其歸也不及事吾母能撫我弟妹盡恩意接媼御有彛則平居修整不見惰容怠色積十年婢子不識笞駡之辱奉其母西安君孝有不果見輙使人問衣燠寒往時食客滿吾門夫人乃日為釀酒擊鮮惟恐客不至為具不腆為恨至其

自奉裁一肉用乏每不繼輒捐珠璣紈縠以為客具若棄粃粺余性懶慢不喜為吏家人輩竊共笑且罵以為癡拙人夫人曰人生衣食裁足正可休君先大家始藏萬卷其間聖賢具在君雖閉門以老終不落寞余嘗怪其薄鉛黛衣簡文繡數問所當得輒曰非不足正自若懶爾比屬纊囊衣僅可以斂余聞仁者壽又曰鬼神禍盈夫人宜壽又無所取禍於鬼神者也嘻余阨日久矣夫人十八歲為毛氏婦後十年而死其平生乃爾孰謂

仁者必壽鬼獨禍𢇛乎元祐四年七月得疾立殆不復起殯於城南佛廬紹聖五年二月十七日始克葬於此以太師致仕恩賜冠帔一女許嫁宣德郎通判河州王端三男子珪玠瓌咸知學矣嗚呼痛哉是銘也庶幾以寫余悲銘曰

德曜之寀少君之車惟若人兮可與茹菽伏奥隱約而不癯太末之郊龍潭之湄翠藻翩翩與波委蛇若人莫與其尚似之

牛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牛氏保寧軍節度推官南陽趙君峄之妻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五日卒於趙氏私第其適從吳中來歸往赴哭凡其家人咸來會哭至無踈戚其聲必哀盡其退而嘆曰歿者何以在人是何哭之悲也趙氏尊顯為一鄉之望太師清獻公無恙時門内百口上下肅雍有法度此亦難為婦矣夫人十五歲歸趙氏性仁厚委隨婦道有可觀羣居與人不為纖芥雖媪御無一退言積

二十年一家喜悅共語曰佳乎婦也於戲家人子當豊
少時能婉婉如是至死使人有可論記而其親戚之念
不衰世未多有哉夫人曾王父諱景為右正言直集賢
院三司鹽鐵判官王父諱進賢開封府扶溝縣主簿贈
太子中允考諱正平左朝散郎致仕朝散君自王父三
世以詞學進而夫人亦能讀孟子論語寫字不類女子
父母憐之擇所宜歸以節推君善故歸之節推警敏能
吏其進方未央而夫人生之日廹不果待其貴命也有

子十人六男子四女長子霈郭雋頴可愛今舉進士餘皆幼嶷能讀書此夫人素教然也一女適進士徐銳其三尚幼後一年將以十一月丙午葬於西安縣清平鄉衣錦里童烏之原節推君臨某云以吾妻之銘累子某故趙氏諸壻而節推丈人行也側聞夫人之善甚熟於義宜銘銘曰

牛氏三世有文而禮義之氣徘徊閫內旦薰夕陶天質是懿以為清獻公家之婦而無媿者也

吳氏埋銘

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居士呂愽聞繼室吳氏卒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餘干縣政新鄉焦原前事之日其子弼康詣郡司法曹毛某上謁泣再拜乞銘曰母生弼康八歲而死後母遇之如母翁他日遠游學見益闊踈母常提携視寒暖渴饑至於成人知問學咸母素教也今棄其孤歿大懼泯懿實得一言可信於後某平生所至喜問人物來江東聞弼康有文行既見憐其困語之曰

學勤文成而阨窮乃爾葢何以自寬始聞居士君頃進取齟齬夫人輙曰命爾了不芥蔕逮㢸康三舉三罷夫人曰固有數於是乎知吳氏望其夫有道又知所以教子矣三男㢸安㢸康㢸成而㢸成夫人出也一女為士人妻世為饒之樂平人銘曰

事夫撫孤嗜義如慦後婦後母想見粉澤

文

送鶴文并序

太師魯國公取鶴於華亭將歸之天子之囿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又云鶴仙人之騏驥令天子撫世清明凝神沖虛而天人自見數奏鶴數萬隻翔集魏闕上慶雲湛露之間將下與鴛鸞接武而此鶴乃鎩翮投籠爭食雞鶩賴魯公之力得同白駒之見維㣼振鷺之在廷備仙人之騏驥騰飛於天衢嘉禾

假守毛某作送鶴文一首

鶴將去此而何之去故鄉之蒼莽謝雲海之渺瀰豈將

問路於黄鵠下建章集太液矯仙雲而凌烟霏傾天居
之崇絶有九虎之守閽孰為之容乃得通紫禁而望赤
墀惟真人握圖體道髙妙凝神清虚而撫世無為致天
人之來假宛圖畫之所披浮宫殿於縹緲燦環珮之陸
離霓旌絳節舞鳳傲傲若汝之類翔集則動以萬計下
觚稜俯金雀而窺璇題汝獨與雞鶩而同老向湖海而
棲遲頼曾公之餘力致沖天之一飛毋憂汝渴飲汝以
瑶池之水毋患汝饑食汝以玉田之芝見金人之露下

何繒繳之能施見天子萬年莫如汝壽上固將見汝千六百年與鸞鳳而羣棲充汝凌霄之姿毋田首於藩籬

祈雪文

念歲且盡當寒而溫天雖小差人則大病豈惟病也饑將繼之姑召膚寸之雲噫欠盈尺之瑞我惟不請神無不從

又

某以不德久託農圃之上適東南大旱而吾境連歲風

雨時若雖三尺童子亦知神能出雲氣作雷雨若慨然有意助令活黔首者然自夏徂冬以雨雪來請者再而亟雨倏霰埀密復踈若甚不得已陽應而陰不與也人之無常不可以作巫醫神顧巫醫不若哉有始有卒其唯神乎今新宮且成舊令且去無使邑人勤前而怠後神雖不恤慚我豐碑庶幾朝暮一雪尚足追救敬羞飲食薦陳此意

為湖州太守祈雪文

戊寅之春旱魃盛氣寒沙寸碧俯見魚背饑黔出筐老農釋耒誰謂秋郊蔚有卧繸驕陽憑凌荐歲偃蹇穉稼朵朵不絶如綫令誰致之雞有餘啄令雖焦勞德則凉薄噫欠飄忽風驚水立欲問此恩碧潭千尺令不敢有告我州伯伯聆而嘻六邑之民我弟我子有澤斯均是何一家東雨西晴遣吏送誠庶分餘滴薦羞芬苾將命祇慄惟我州伯令問甚休六邑千里和氣所遊藉令不禱神得無意令聞其言宜奮且喜上封請秩豈神所欲

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謝雪文

我之依神猶指有掌神之報我如谷荅響我養吾民媪之負襁民反不信神獨深亮豈有雨暘寄神之宮持劵取之若探懷中翳陽為陰吹雨作雪玉樹瑶峯曉相映發未雪憂疫既雪亦憂道有凍骨吏不能裘耿耿念之奈此皸瘃扶桑忽暾雰霧澄駮令實不德神茍不怒豈俾無功坐收豐豫神其儆我厥意可訂反怒為德以是

愧令爵芬豆肥敢不修敬

又

某之息肩曾未浹月秋則不雨冬亦不雪神非容心吏有慚德蒼山之下紫潭之湄我以旱來雷雹隨之窮冬不凄蒼鵝再血日午無雲暮霰朝雪封豕芳醪聊以告潔神食無羞吏亦塞責

又

嗟乎某之賦命奇窮與物聱牙欲效脂韋而自營終坐

悃愊之無華衆所非笑而排擯神獨眷顧而欣嘉追夢想於江南識蜿蜒於水涯山團欒而木夭矯淵清泠而雲紛葩記夢游之在目比當時而非他豈嘗為流萍與斷梗宛相值於濤波共浮沈其無際留夙好而不磨所以洗强顏之枯槁借餘潤於嘘呵雖然神亦何心孰計𦃓裳而赤舄人茍潔意肯陋濁醪而蒼鵝獨謂儻前日之不雪人將以予言之云何慨舉一觴以相勞豈憚殘雪之集韡

代蔣守謝雨雪文

戊寅己卯吳東西州皆饑武康春緜秋穫獨無不足之色縣令毛其以龍劾雨甚力上其狀刺史府其托於吳興士民上數月矣夏秋雨不破塊而冬暖復可念端憂閉閤寸雲天高今兹聞問甚嘉屬吏以請而快雨密雪與吏俱來聞唐之貞元間龍當為劉淌雨矣蒼崖紫淵老於其下令復幾年邑人了不稱道刺史不獲預聞然吳興六邑武康亦刺史所治而龍之下澤曾不出境五

邑之民未嘗分甘豈龍亦有職守將不過百里之地耶雖然前日之請乃復沛然答我又豈龍之蟠屈泥沙自混螘蠋恥為狡獪變化以要巵酒豆肩耶將所不能忘情者近村比社之人時時噓呵餘潤用慰其枯槁之望耶此其不能致詰然既以惠我當永以為好

八月祈晴文

農夫之倚耒望歲久矣行當磨鐮而刈燎釜而炊雨輒更敗乃事豐凶將決於陰晴之頃曩以憂烜得蘇實神

所賜今復垂飽而慮饑神可不終惠乎謹羞菲薄有謁祠下

又

入春恒寒一雨彌月人在溝壑陸游龜魚敗塍決圍臯野為河疾病在前饑餒在後為民之長安致此祥引咎百神求霽淹怒

告龍潭封淵應廟文

寂然忽恍之間憑附土木血食於世者每日有神物在

也祠宇甚壯爵名甚寵儼然人望而敬之者甚衆然皆坐厭芬馨德惠不紀借有頗見異者不過能為寒暖痛癢以驚怪小人女子之心豚肩巵酒冀幸一飽而已嗚呼人神之間亦有僥倖相蒙如此者乎龍之神澤加於民甚厚自唐劉汭時已蒙惠矣汭以上聞僅許立祠而國家恩禮莫及也今則祠宫亦已鞠為茂草多歷年所前後令逢旱則席濵滸以禱既雨則與神缺然相忘神雖不以望人然負恩嫚德者在令與百姓矣今朝廷不

鄙陋其前之請詒禮官疏榮號備載勅文邑人又且伐木陶瓦相爽塏以新神居矣故率僚佐詣潭滸備禮以告雖然人之有道德者或輕軒冕茹蔬飲水而不願乎膏粱山棲谷處而不願乎華屋廣厦況神淵潛而天飛變化無方顧於此三者豈所動心哉凡吏與民無以報德姑發妄想而假托世所貴者以致區區之意神其一笑許之

武康謁廟文

令於令最爾甚輕然有民有社食其廪者所畀則重神又托於令之始而血食其民則凡所以惠康斯人者豈獨在令也某不敏非時所推擇姑以資當為令一日據案涉筆斬無負於明幽亦庶幾與神共濟百里之命敢以區區之意敬謁廷下

辭諸廟文

某饘粥於是一再勸耕當此無年懼上澤有壅乃終以理去咎孰任之某不自恕神實私之奉此一觴以謝不

敏

又

某竊食此縣百神相依惟時三寒暑疵癘不作水旱不加神則厚相我厥惟惠養不至風聲不立我有媿於人神廼獲終以理去顏用有忸怩唯此尊酒來與神訣

辭龍潭淵應神廟祝文

某與神定有夙契三年雨暘若車載我後欲得則傾車以出既厭則俯拾而復載以故雖民政不紀而倉廩有

餘果腹既衆而禍心亦薄使强顔之人得以理去其在兹乎顧惟祠宫未完而民約已爽葢民知令去不知神存雖然神豈有心與民較此其所知者濟物而已尚哀其愚蕩然闊畧也異日雨暘以時常若朞在謹奉一卮來與神訣